

刀筆青華錄

二

詳註新評
現代實用

刀筆精華錄

卷二 老吏批判

我有筆如刀室主編

珠聯璧合之妙判

陸稼書

當莊生舞勺之年就傳於外館。翩翩年少。親串爭譽之。有鄰女周小娟者。離鳳清聲。天真一片。兩人相見之下。愛好無猜。郎騎竹馬。女弄青梅。相悅日久。未免有情。塾師知其事。爲之作合。女父亦以爲然。後時過境遷。卒未納采。不數年。女父慕富家子。欲以其女別許。事聞於小娟。乃潛令乳嫗告莊生。促其速謀。莊生情急。於是月上梢頭。人約黃昏。莊生遂由後闔而得入繡闈。以商其事。絮語喁喁。蘭心脈脈。乃於此夜半無人之時。遂定其月圓花好之情焉。曾幾何時。生中解元。女字朱姓。生以言猶在耳口。約已成。卽強辭訟於官。適陸公稼書爲邑宰。廉得其情。於訟庭對簿之時。陸公顧

左右而言曰。解元探花理革功名。姑念汝已有成約。而女亦甘心使有情。人得成眷屬。因斷小娟爲莊生室。而邑宰爲其月老也。生與女乃大喜。感激稱謝不置。邑人聞之。無不歎才子佳人珠聯璧合。豔羨於不已也。其判詞云。

竹馬青梅早締兒時之密約。小跌石徑莫謂兩小之無猜。玉燕堂前况乃親聆金諾。程門師氏居然代作鳩媒。青雲得路方期攀鳳而乘龍。金榜有名便諧百年之好合。誰知大耳巨信竟食言而無慚。以至昔誓未寒棄宿姻而另訂。於是開月下之門。乳媼作青鸞之便。莊樓月淡冷棲比翼之禽。繡帳春濃暗鎖子飛之夢。蓮是並頭而花開並蒂。樹乃連理而枝亦連柯。雖乃父慕豪門。喜吉辰而將看碧鵠佳婿。乃閨兒愛才子。守密約而別抱如意郎君。在乃父之背盟。實有貳議之譏愧。對愛女在莊生之相誘。事屬守一之義。不失人情。女白璧已玷。自難再歸他姓。生新科高掇。不慚快婿東床。解元登堂。愛婿由來棄婿。才郎入帳。新人即是舊人。免致情天缺陷。遺憾永留。却教恨海填

平精禽無用。有情眷屬樂事如何。無限懽情心頭可想。爲斷奇情一案。宜酬喜酒三杯。此判。

(評)佳人才子連理交枝事固奇豔。文亦綺華。以有情人而遇賢有司。雖曰三生有緣。亦屬千秋之幸。王道不外人情。誰謂陸清獻有道學氣哉。

弄假成真之妙判

陸稼書

姊妹行中戲談相譴。原無足怪。有孫氏姊妹二人。夙相友愛。姊已嫁矣。固過來人也。於妹嫁之前宵。戲爲妹曰。妹夫之器。龐大而凶悍。交合之際。如何苦楚。嫁後宜慎之。又慎以免後悔。妹弱小無知。聞而信之。及嫁常記姊言。惟恐其壻之早夕近己也。壻或笑顏偶對。女必驚惶失色。哀求涕泣。若大敵之將臨。無已。壻乃以離婚告於邑宰。稼書前稼書詳訊之。悉其隱。乃爲判詞云。

妹夫之偉然兇器。風馬牛不關老嫗。阿姊之永抱虛心。莫須有竟成巨故。趁片言之浪謔。誤一載之良緣。信口開河。原是無心說說。依訛纏誤。豈知永記。

牢。牢。提心弔膽。窺愚婦之枉抱虛驚。殊爲好笑。紐密帶嚴。嘆伊夫之同衾異枕。白負虛名。嬌花縱豔。可憐蜂蝶難探。甘雨雖好。其奈玉田不受。乃真缺憾。宜教媯女補天。是亦怨情。合使精禽填海。憂嗣絕宗。沈逐進稟單而心頭急煞。至水落石出。始識戲言而前惑頓明。春暖紅幃正好。及時行樂。盟譜白首。何妨並蒂開花。理合重聯昔好。翩翩仍作夫妻。事如舊債須償。夜夜端宜好合。此判。

(評)詼諧雜出。豔絕人寰。天下有此奇事。然後有此奇文。也是有此奇文。方可傳此奇事。

名士偷書之妙判

陸稼書

諸暨名士柳永春家貧無力鬻書。里中有某富翁藏書盈架。柳往偷之。被執送之官。稼書乃斷令富翁藏書悉歸永春。其判云。

蓋聞孫康映雪。志不懼寒。車胤囊螢。夜以繼日。匡衡鑿壁。偷光而未必傷廉。兒寬攜經。休鋤而不以爲懶。竹書有牛背之經聲。太守奇截蒲之古籍。斯亦

寒儒之可憐。而志士之堪獎也已。爾乃蓬門塞土。無力求經。泮水鰲頭。有心折桂。螢窗苦勉。竟無書簡之窺。鹿苑多藏。遂作胠篋之盜。必不得已。隳文人之高蹤。無可奈何。爲宵小之醜行。其事甚愚。厥心堪愍。夫以清俸買來。徒飽羽陵之碧蠹。兎園半冊。乃淪鴻烈於蓬蒿。誠可惜哉。每深恨也。今者散西堂之巨富。移陸民之美廚。藉陳王之祕帙。充董生之下帷。使燃薪者得濫觴于典籍。編柳者得抽緒乎文章。翦彼之有。補茲之無。與其束之高閣。爲無用之糟糠。莫若發自琅環。而惠人以供賞。從此郝佐治之積蓄。又增經腹。蔡中郎之遺藉。不失傳人。兩有裨益。百無弊害。洵稱善焉。是可風矣。此判。

(評)於判詞中。可以見獎掖讀書種子之存心。

玉成連理之妙判

陸稼書

判得何王爭婚一案。有女懷春。遇吉士而始誘。其人如玉。洵君子之好逑。太王有好色之德。關雎詠相思之篇。何靜言以文壇健將。虎峙瓊林。兪鍼姑以賦名佳人。鳳翥謝闥。儻淑女於才郎。僉謂良耦。留太真之玉鏡。誰曰不宜。詎

料驚鳳夜半吹連理以橫分暴雨一朝落並蒂於污泥吁其慘也。愈懷仁勢利爲懷薰蕕莫辨。王舒義何嘗爲義。倚勢謀妻。東林坦腹却嫌措大之窮夫。浪子登徒反作眼中之快婿。有目無珠珍磚舍玉豈知後園明月早開夜合之花。深闌珠幃穩銷鴛鴦之夢。迨至玉人已杳。彩輶未迎。空奩存舊日之香塵鏡渺孤鸞之影。徒喚奈何孽由自造。逐臭夫枉爲人父。僵女乖儀多情人不媿貞兒。矢志靡二。倚勢凌人。錫爾苦辛半載。欺貧奉富反賠血本三千。何靜言花燭雙迎。仍是意中之表妹。碧衣進謁。還看昔日之老奴。是判。

立嗣相爭之妙判

陸稼書

膠城巨室楊氏兩代嫡庶平居頗不相容。媳孫氏擬立長房之子爲嗣。乃姑李氏更欲立次房之子爲己子。因此相執涉訟多年。案不決。後陸公爲之判云。

判得楊氏姑媳爭立嗣子各執一辭。雙方互訟。洶洶然積不能。查楊李氏年已週甲。楊孫氏年正芳時。倘爲李氏立嗣。李固有嗣。而孫氏無夫者爲孫

氏立嗣。則孫氏有子。而李氏更有孫矣。事出兩全。誰曰不宜。楊李氏何不思之甚耶。所請立嗣。楊李氏不准。此諭。

因騙得妻之妙判

陸稼書

判得趙生懷雕龍繡虎之奇才。不同庸俗。具方面濃眉之佳相。的是偉人。如蕭郎之獨宿。未結絲蘿。求淑女以雙棲。永諧伉儷。借攀鳳之名。行求凰之實。適遇嬌娃。欲償鴻願。雖迹異。當爐噪豔。名于遐邇。喜身猶待字。傳有志於經書。槐花滿地。明中成一笑之緣。茶葉爲媒。暗裏遂三生之約。典絮袍而沽酒。幸遇瑤瑤。返蘭棹而釀資。無忌梓里。詎雙團扇將引紅鸞。而入公山忽如黃鶴。阿翁無害冰清。快壻何慚玉潤。從此釵囊揀茗。不妨接前日之柔荑。想當環珮移蓮。孰料踐今宵之羅襪。天使人以作合。餅店客司人奉天而施行。嘉定縣令喜筵媒備。晉祝宜男。騙案官消。施恩赦賊。此判。

官吏狎妓之妙判

袁隨園

訊得李士果扭控典史孫子瀟狎妓一案。經本縣審問一過。後除關涉官箴。

之處。應候通詳上憲。請示核辦外。查得該典史孫子瀟。文章固自放逸。丰姿又是瀟洒。年少多情。風流自賞。於整理令甲之餘。作流連翠被之舉。以爲靖節閑情。何瑕白璧。東山女妓。卽是蒼生。連忭無傷。小德儘可出入。訟獄清簡。委蛇未嘗誤公。余中請禁探花。卒以曠敗。傳元喜言兒女。乃以直聞。張翰有子史之詩。高風嶽峻。盧杞無侍兒之奉。醜迹風馳。果卿忠臣。徵求花粉。輔國逆豎。靜學沙門。官聲之賢否。不在此外形之何。若况小妮子。亦猶人耳。倡菌溷之誤投。遂窮民而無告。文王視民如傷。不使內有怨女。外有曠夫。蓋同是朝庭之赤子。何可加以二視。遂以司寇之官。作護花之主。記泉臺之夢。帷幕來奔。築黨氏之臺。盟公割臂。神君憐去病。小吏念蘭芝。雖非居官之正軌。尙屬風流之小過。乃有李士果者。借公濟私。焚琴煮鶴。招搖徒黨。鋪張法令。捨簿領而調陰私。挾大府以爲恫嚇。不知蕭何律上。不禁笙歌。宓子堂前。豈無琴瑟。西平郡將營妓。自隨白傅司馬。商婦度曲。雖踰規越矩。難律官箴。而好色怡情。無害金布。大府未及搜牢。長官未及狙伺。而先邀不相關係之所謂。

地方紳士出而掩執。橫施豎牽。招搖過市。不論其居心何若。而侮辱長官。凶
毆命吏。已足按律重懲。又律文非親屬不許捉姦。所以維風化而杜刁頑。况
女本東山人物。更無姦之足云。不過平時挾有私忿。借此以爲傾陷之具。本
縣承審是案。一秉至公。既不敢袒屬吏。亦不敢干美譽。按法而行。無稍成見。
除旣詳請大吏姑候令飭祇遵外。所有該典史着交縣丞具保。釋放回衙。李
士果毆辱官長。咎有應得。先行拘押聽候核辦。妓女金小鳳發交官媒價買。
房屋發封。此判。

名士偷香之妙判

袁隨園

照得被告宋雅秋。以相如宋玉之才。作奏曲窺垣之行。地非漢皋。何來解佩。
遺鎰之女。舟非漁父。薦入桃源月窟之途。在閨中突見不速之賓。芳心嚇碎。
在書生以爲風流之事。前式尙存。於是船艙變作洞房。野合且隨雙宿。何料
啟舵三更。已看愈行愈遠。遂以于飛一月。居然憐我憐卿。臥榻之旁。豈容鼾
睡。釜底之魚。猶效鰻泳。旣而圖第七見。訝吟聲之忽來。事洩人隨。明珠於

檳底斯文受難。竟作階下之罪囚。縲絏爲災。有辱三楚之名士。貌羨東家比
嬌娥而有過。賦成好色。吐珠玉以無窮。以才子配佳人。天心有在。結舊歡爲
新好。大令爲媒。此判。

誤娶石女之妙判

袁隨園

女不懷春。洞房惡遂好逑之願。物原虛設。桃源竟無問津之途。白雲空鎖。正
憫悵乎老樵。月訊艱期。焉諦盟乎歃血。魚水之情何堪。言蟲斯之慶。安可卜。
且門前荆樹。止有一枝。而凝想弄璋。夢懷尤苦。乃伐柯失則。事誤冰人。苗而不
秀。猶如鏡裏之花。有乃若無。反爾人財兩失。無好合之望。有祀滅之憂。其
情彌苦。事復可原。然而經人已娶。木旣成舟。無下堂之條。非七出之例。應着
仍位正室。鄉人某旣戚隳宗自。可另置小星。再納房寵。俾資挽救之地。聊慰
孝先之思。女父母以市儈手段。貿易心腸。不合欺心於前。又復肆兇於後。推
其養女作貨物。出門概不退換。通彼媒人。冒充美品。贗以蒙眞。本當按律究
辦。姑從寬處。着將所有茶禮聘金。一律償還爾婿。以爲納寵之資。畧微爾奸。

藉補前咎。一體遵行。毋違切切此判。

風吹婦女之妙判

袁隨園

袁公爲上元縣令。於五月十日忽大風。城中梁氏女名慧芬。年十九。已許字同邑秀才李調甘之子。是日被風吹至城外八十餘里之銅井村。翌日村人送歸。李疑有別情。訴請離異。袁洞悉其底蘊。以古時風吹女子事告李。并以元郝文忠公集示之。李讀詩大喜。叩首認過。袁命卽日成婚。判云。照得李調甘呈控韓宗梁女慧芬一案。本縣一再審問。見慧芬性情凝重。舉止端莊。絕無輕佻氣象。供被風吹落一節。亦極詳明。謂當是日大風起時。適在房中刺繡。因恐下雨。出外至後場收取曬衣。不料行至天庭。一陣狂風捲地而入。頓時仆倒。不省人事。迨至開眼。已在一陌生人家。環而視我者。約有五六十人都不相識。彼此問訊。遂知此地爲銅井村。距家中已甚遠。因卽留宿其家。至次日將女送回。其家姓華。名不詳。家中約有男女五六人。亦不能詳細等語。本縣復移文江寧縣。傳提銅井村地處保正到案。據供五月十日

大風起時。確有一華姓者。名中元。在門外忽覩雲中一陣黑氣。由北飛來。至該處落下。初猶疑爲龍取水。後細檢視。乃一已死女子。是時衆鄰里亦已知曉。並來報告。小保正詫爲奇事。前往察看。於其胸部。尚有溫氣。因命人接氣。不一時。女子始醒。問知爲城內韓姓家主。因留宿一宵。送之還家。餘情不知。本縣一再研訊。供無異言。是韓女之至銅井。實由於風吹。是時爲銅井人救活後。以時遲路遠。不便送歸。留宿一宵。亦一常事。該秀才疑有曖昧。遽控官廳。請爲退婚。不唯冤屈好人。抑亦不明事理。况風能吹人。載之史籍。並無奇異之處。該秀才讀書五車。身入饗門。何竟當局者迷。一至於斯。現經本縣一再開導。證以衆口。攷以古籍。兩心冰釋。嫌疑頓消。仰卽備具花燭。卽日成禮。從此夫夫婦婦。齊眉百年。暮暮朝朝。兩心一意。阿翁不害冰清。快婿何慚玉潤。女非楊花之輕薄。無害風吹。士正護旛之金鈴。何嫌雨溼。今夜鴛鴦帳裏。笑吟新聲。他年和合衾中。麟來天上。全兩美之情。平雙方之恨。毋起違言。毋存前隙。花燭雙迎。仍是意中之佳婦。碧衣進謁。還看昔日之乘龍。此判。

(評)袁公此判不僅玉成人之夫婦。抑亦保全人之名節。宰相須用讀書人。洵不誣也。至郝詩如何。今全錄之。八月十五雙星會。花月遙光照金翠。黑風當筵滅紅燭。一朶仙桃落天外。梁家之子是新郎。莘氏貞從鍾季背。爭看足下來鬼物。雲鬢欹斜倒冠佩。須臾舉目視旁人。衣服不同言語異。自說吳門六十里。恍惚不知來此地。甘心肯作梁家婦。詔起高樓勝天賜。幾年夫婿作相公。滿眼兒孫盡朝貴。須知伉儷有因緣。富者莫求貧莫棄。

爲花請命之妙牘

袁隨園

吳門名妓金三姐。貌甚豔麗。袁公曾作桑庚之宿也。後三姐因事爲蘇州太守孔南虞所治。將用刑。袁聞之。乃馳書爲花請命。三姐卒得無事。僕老矣。三生杜牧。萬念俱空。只花月因緣。猶有狂奴故態。今歲六十生辰。仿康對山故事。集女校書百名。唱百年歌。作雅會。買舟治下。欲爲尋春之舉。而吳宮花艸半屬虛名。接席啣杯了無當意。唯有金三姐者。含睇宜笑。故是嬌嬌於中庸。遂同探梅鄧尉而別。刻下接蕭娘一紙。道爲他事牽引就鞠黃堂。

將有月缺花殘之恨。其一切顛末。自有令甲。憑公以惠文冠彈治之。非僕所敢預聞。但念小妮子蕉葉有心。雖知捲雨而楊枝無力。只好從風偶茵溷之誤投。遂窮民而無告管。敬仲女閭三百。生此腐階。似乎君家宣聖復生。亦當在少者懷之之列。而不必以杖叩其脰也。且此輩南迎北送。何路不通。何不近請於有力者之家。而必遠求數千里外之空山一叟。可見夫子之門牆。壁立萬仞。而非僕不足以替花請命耶。元微之詩曰。寄語東風好擡舉。夜來曾有鳳凰棲。敬爲明公誦之。

受誣得婦之妙判

袁隨園

懷春摟女。開錦幕而微窺。彼美狡童。停金針而長望。銀潢一水。隔女牛以難通。深意千重。賴眉目以相訴。春光半洩。何來暮夜之人。鴛枕雙棲。豈料冒名之客。暗中摸索。可憐美玉誤玷。意外奇逢。樂煞屠肆沽狗。然而事機雖密。忽洩微情。怪鼠聲之何驕。宵鳴屈戌。移愛女而別宿。血濺吳鉤。尋根究底。擔虛名而吃官司。無枉奇災。因鑽隙而遭不白。幸而妙計破奸。兇人自投案下癡。

心買女。惡賊猶想天鵝。應是法羅難脫。怨鬼附身。須知天視莫逃。孽因終報。
受冤者終有明時。犯科者依律處斬。婉玉以思春而起巨禍。徧私情而隳清
貞。自非白圭之玷。何云可磨。從此芳譽難言。將誰求偶。事原己肇。悔何及乎。
吳某效吉士之誘。人隔天河而引盼。飛來巨禍。險乎首身兩分。素願未償。先
喫苦辛數日。今愍其無辜。俾全昔志。雙成下嫁。托玉體以報誤誣。跨鳳人來。
展錦衾而償渴疾。新人本來故好。夫妻原是冤家。女非天女。郎是織郎。各棄
從前之怨。百歲長和。永諧白首之盟。三生有約。

才子佳人之妙判

袁隨園

幽幃深閨。難禁嫠女之情。園柳鄰花。獨滴孤棲之淚。近牆殘月。信稱絕妙之
詞。閑蝶尋春。自是風流之侶。佳人慕才子。情或有之。寡女戀孤男。事已如此。
探花郎。探得名花攀桂手。攀來仙桂得嬌妻。作人螟蛉。兩無所憾。失兒媳反
賺封誥。徼幸何如。登堂認母。須知昔日之逃奴。和合兩家。永締百年之佳偶。

雜賊偷花之妙判

張船山

名園花木。本供賞玩之資。秀士行爲。豈可穿窬是效。阻游人之遨徘徊。方成漢吝嗇出衆。踰竹籬而行竊。尹季繁罪戾難逃。姑念物各有主。爲惜花而閉門。事異偷香。因攀桂而越階。免予笞責。姑從寬宥。從此守分讀書。勿攀東家之豔。開門放閣。公彼一園之花。此判。

倒閉錢莊之妙判

張船山

稟悉。該莊既資本雄厚。信用昭著。營業發達。何以一旦遽爾倒閉。此中不盡不實之處。自不待言而可喻。乃該縣審核帳據。竟至一年有半。尙未審清。是更令人駭然。有司治獄。以案無留牘。爲主一義。此不過一錢莊倒閉案耳。乃延至一年有半。尙未了結。則其他命案盜案之重於此者。將如何以辦。該令縱無隨同作弊行爲。亦難免辦事預顛之譴矣。今據呈請。仰候下札。該縣迅行將該莊帳冊。一一宣布。並迅行着礙辦法。以平衆憤。而慰舉商。該商等亦靜候官廳秉公辦理。毋得先以不肖之心。逆僅官吏。以自取罪戾。凜之。此批。
(評)訟事延擱。爲從前公家積弊。至今猶未免。張公可謂能體恤民間疾。

苦。自是名吏。

僧尼成奸之妙判

張船山

名山蕭寺爲修供之場。禪榻蒲團非風流之地。祛七情于智海。古井焉瀾蕩六欲於慧門。塵心何染。該雲林賊禿。善應淫尼。地在東鄰。竟效相窺之宋玉。人非楚夢。何來爲雨之巫神。一步一步地穴堪通。載來載去。月宮可入。諸如來爲月老。以大士爲嬪相。高燒佛燈佛炬。比花燭而尤輝。大起法鏡法螺。視絲絃而更妙。於是改比邱之禪榻。櫈作洞房。移貝葉之仙旛。聊充錦幔。不盡恩恩愛愛。而呼和尙哥哥。居然我我卿卿。緊抱尼姑妹妹。家雞野鷺。總號鴛鴦。夜合絲蘿。齊聲連理。紅綃帳裏。可憐對對光頭。和合枕邊。盡是尊尊菩薩。窮兇極惡。有污佛門。穢褻荒唐。空云淨戒。彌陀見而閉笑口。觀音覩而捧顰心。不有金剛之法炬。會看慾火難平。若非寶筏以波羅。恐是迷津難出。西方道上。不少歡喜之禪。黃泉路中。長結雙鴛之侶。

主翁戀婢之妙判

張船山

有某翁六十無嗣。欲與婢秋菊通。秋菊矢志不從。爲翁凌虐。事聞於張令。懲戒之判曰。

多情妙婢。原稱解語之花。此老春濃。猶是饗礪之叟。強紅顏以對白髮。事不近情。繞枯藤以逼海棠。虐亦太酷。潔身高舉。空令弋人之思。毒手痛毆。如此狠心。堪恨當令其薄板親嘗。權作摧花之榜樣。宜發以另配佳偶。聊償昔日之苦心。

撮合鴛鴦之妙判

張船山

判得才子配佳人。情何必至。儂夫配醜婦。理所當然。錢玉卿八斗奇才。乃儼陋女。戚秋仙容華絕代。恨增癡兒。事原不平。耦固失當。於是後園締密約認。阿伯作情郎。香閨赴幽期。呼表妹爲外寵。鴛鴦枕開上並蒂之花。和合衾中。棲雙飛之鳥。鴛鴦仙去。不吹秦女之簫。茅店征程。忽遇宵小之幕。捉將官裏。苦了酒店長卿。押解回來。却是西家宋玉。本刺史爲媒。出回天之臂。兩夫人作主。易鴛譜之名。改無鹽以配張郎。洞房中夜。又一對。與京兆以儻仙女鳳。

衾裏玉枝交輝。全兩美之情。平雙方之憾。各安本分。不得違言。自畫其眉。母
隕厥職是判。

無賴窺浴之妙判

張船山

楊二姐夏日在房中洗浴。被鄰人李大根踰牆窺之。爲楊二姐扭控到署。船山遂判令李大根將二姐浴水喝乾以儆亦趣事也。其判詞云。

訊得楊二姐歲麌弱質。小姑猶是無郎。而李大根豺虎性成。色膽竟思獵豔。往日之垂涎已久。恨無嫌隙可尋。一朝之機會忽來。詎肯平空放過。禍緣楊二姐羅襦乍解。背人悄試蘭湯。繡帶旋鬆。隨手拋將藕覆。添兩頰之紅潮。徘徊顧影。纓一彎之青黛。宛轉凌波。而乃水聲之輕蘸。頓驚隔院登徒。遂謂香澤之堪親。遽效踰牆宋玉。寺非普救。無有張生。地異巫山。不逢神女。紅窗六扇。欲窺浴兮何難。白屋三間。卽偷香兮亦易。看含春之蓮菂。但有荷荷。豔出水之珠胎。是真咄咄。奈此狡童。嚇破犀娘小膽。憐彼淑忍。教鼠輩軒眉。扭赴訟庭。乞伸國法。含垢忍辱。似怨還嗔。本府疾惡如仇。愛民如子。若不從嚴懲

辦。何以正風化而匡人心。自當照律科刑。聊以安良善而戒來者。惟是風流罪過。未爲入幕之賓。允當菩薩心腸。且放開籠之鳥。應判令李大根將楊二姐浴湯一飲而盡。識如蘭之氣。狂奴當亦無辭。充惜玉之心。巨盞無妨引滿。此判。

(評)趣事趣判。虧他想出。文亦典雅風流之至。

私設娼寮之妙判

張船山

審得李黃氏招蜂惹蝶。居然仕女班頭。倒鳳顛鸞。宛爾氤氳使者。看入手之青蚨。便可開門延客。傾盈杯之紅友。時爲媚態向人。遂至枇杷花下。常來入幕之賓。萬里橋邊。不少問津之侶。是真淫窟。誤盡蒼生。嗟彼癡兒。揮空白鏹。陳阿玉袁琴仙張大姐等。或蓬門弱質。因貧入賣笑之場。或曬比匪人。一誤墮修羅之獄。母也天只。精皮膚時來巨棒之抽。人之無良。小鬼頭難禁春心之動。可憐火坑。安有青蓮已入污泥。詎完白璧。然而花開薄命。害祇及於一身。草長含羞。毒將被於四境。蓋娼女錦衣玉食。豈知稼穡之艱難。而良家女

織晨耕不及勾欄之逸樂。勢必爭相炫耀。廉恥將爲之蕩然。或竟羣起效尤。風紀更從此難問。而况塗脂抹粉。鬥顏色於今朝。足令喫醋撲酸。起風波於異日。防微杜漸。宜爲未雨之綢繆。酌理衡情。聊示下官之薄罰。李黃氏着杖一百。遞解回籍。不准再來。陳阿玉。袁琴仙。張大姐。一併發交官媒擇配。從此洗心革面。不妨婢學夫人。閨門倘再賣俏迎奸。立卽從嚴究辦。房屋發封。龜奴開釋。嗔鶯叱燕。酸秀才莫道無情。逐驚留雞。醋娘子料應撫掌。

侵蝕公欵之妙批

于人龍

稟悉。陶大年任卹釐局之長。由全縣士紳公推。非本縣一人之意。視事以來。輿情有褒無貶。而陶又矢忠矢慎。每日必將捐欵罰欵數目。以至一切開支。無不造送四柱清冊。送縣彙核。並分送學官及捐欵人民各處。以憑查核。從無有以隱匿來言者。且如此辦法。亦無從隱匿。該民本爲該局司事。此中情僞。豈不之知。乃妄操流言。遽爾投牒。是誠何心。豈以被陶辭退之故。不慊於心。而借此以爲報復耶。使果如此者。則爾誤矣。陶大年之操守。舉邑無間言。

萬無臨時改其常態。於明日張膽下隱匿二百元。而且卽令捐款人自身改送至私宅之理。使爾爲捐款人願乎不願。况捐款人又何以與管門者言及。而管門者又何以知其爲送至私宅。凡此種種。均屬不盡不實之處。一望而非真實。爾旣出首投控。獨不慮及此乎。本縣恐爾報復之心甫萌。而反坐之罪已成。至此爾眞愈欲報而愈不能報矣。故曰汝又誤矣。天下事不外一情理。理之所無者。惟或有之。若爾今所控者。實出於情理之外。須知陶大年之廉潔。全縣無兩。必不爲此侵蝕公款之事。即使陶大年而爲一貪汚昏庸之人。亦決無敢冒不韙。令捐款人自行代爲隱匿。代爲致送之理。雖三尺童子。有以知其不然。乃爾報復心切。遽爾掇拾此無根之談。以訟公庭。本縣不暇爲汝責。正爲汝憐。本應立予申斥以儆妄言。繼念事關公款。且關陶大年令名。不能不一爲澈究。姑候傳提各方到案。並將卹發局每月稟報清冊。宣示各界。一以服汝之心。一以顯陶大年之操守。但爾旣膽敢具控。應先於傳案。日立下切結。俾訊結後。汝無所逃罪。否則一以灰賢者之心。一以長攻訐之。

習地方上尙有寄。日將見不肖者紛紛佈達。賢者避之若浼。其害胡可設想。本縣前曾到卹釐局。亦一再與汝相晤。覺汝之爲人。尙無大謬。言語舉止。亦不似浮滑者之所爲。聞陶大年把汝辭退。心竊怪之。今而後始知陶之目光。爲不虛。其識力勝本縣多多也。此批。

夫婦反目之妙判

于人龍

審得顧佛言與妻梁氏涉訟。一案。本縣研鞫再三。開導數四。兩大不並立。妻妾操同室之戈。左右難爲袒。房闈成交闔之地。歎子產之才難笑。尙書之所好偶。有軒輕掩袖以啼。稍加慰勞。入門卽傭。以致舉案無相莊之雅。帳底風雲。抱衾啟實命之嗟。臥房荆棘。一則忘樑木之恩。祇圖自己快活。一則昧螽斯之義。誰憐別個淒涼。雖婦女之恒態。亦中毒之醜言。本縣今爲爾斷。顧佛言應按七襄之典。輪侍床幃。平兩地之情。徧承雨露。勿生輕重。勿起愛憎。梁氏應懷江沱之悔。體樑木之情。我見猶憐。毋執南康之劍。兄來借宿。不研車武之裙。蓮花應仰承主意。恭侍婦勞。毋恃寵以撤嬌。毋忘本而爭位。從此各

安一室。毋再交爭。庶耕前鋤後。和氣招祥。細骨輕軀。主恩永在。綠珠帳裏。笑吟子夜之新聲。卓氏房中。重鼓求凰之故曲。吾旣諱諱告誡。一片婆心。爾須諾諾以遵。百年好合。此判。

誘拐兒童之妙判

于人龍

本縣審得拐犯平德元者。三年來專在粵桂兩地。誘拐男女小孩。計有十餘次之多。男爲相公。女爲娼妓。如此忍心害理。實一死不足蔽其辜。又據供粵桂兩省。羽黨共有八十餘人。專事誘拐小孩。總處設在廣東嘉應州。餘地亦各有分處。所拐子孩。總計三年來。當在二百名以上。如此橫行不法。閭閻何以得安。卽以本縣論。前後三年。共接得小孩被拐稟牘。已有七起。其未經報告者。當亦有之。離人子女。破人骨肉。犯案纍纍。其罪實非尋常。按律誘拐門載拐賣小孩者。杖二百。流三千里。未成者減一等。杖一百。流一千里。本案平德元團合羽黨。橫行兩省。被拐者至有二百餘起之多。則其情節實非尋常。拐案所可比擬。平德元雖非爲首。然其自身亦已犯案十餘次。亦不能從輕。

發落着卽當庭杖斃。並通詳上憲緝拿拐犯羽黨。以安善良。被拐小兒牛嘉寶。着由其父牛森具結領回。以完骨肉。此判。

嗣產互爭之妙批

于人龍

審得季少覃兄弟四人爭嗣一案。本縣研鞠數四。於情法上卒不能兩得其平。且亦絕少兩全之道。茲分別爲爾等言之。以法言。則少谷旣爲長房長子。自應以次房之長子承繼。則昭穆順而系統正。萬無舍次房而遠嗣五房之理。雖同爲同胞弟兄。無親疎遠近之別。然在昭穆上。則應以次房之子爲嗣。不能旁求他房。故依律少禮主張以少覃之子嗣少谷。以少葵之子嗣少覃。以少文之子嗣少葵。均無異義。然以情言。少覃富而少谷貧。少谷以親生之子。嗣入一無所有之長房。而自己一生所經營之資產。反付諸他人之子。易地而處。試問少禮甘心否乎。以理言。則爾等產嗣不爭產。然以世俗習慣言。則其子爲何人後者。卽得其所後者之財產。父債子還。父債子得已爲天經地義之名言。使少覃之子入繼少谷。而仍得少覃之產。在少覃父子之親。當

然絕無異言。試問爲少覃後者。又甘心否乎。故爾等雖一再言爭嗣不爭產。本縣實未敢深信也。本縣現爲爾等計。欲法與情兩無所傷者。祇有折中辦法三途。其一嗣自嗣。產自產。少覃之子不妨入繼少谷。而少覃之財產。仍不妨舉以與其子。然此層糾葛必多。目前縱不生爭執。不出十年。必又有事故發生。且與真情上窒礙尤多。此不能者也。其二准少葵之子兼祧兩房。產仍各歸其子。此層據少覃少葵言。均可遵從。然難保後一代不起爭執。且非公平之道。是又不便者也。其三依律承嗣。而將少覃少葵少文三人家產。俟五房一一承嗣完畢後。分作五份。統籌統配。則五子各得其所。雖少禮之子。未免太佔便宜。然以親親之義言。亦無所謂便宜與不便宜也。比較之下。似第三著最爲完善。本縣即以此下判斷焉。且爾等兄弟五人。除少谷已死後。少覃少葵少文等三人。其家產相埒。且同營一業。每年拆帳分配。是雖分而仍未分也。少禮以教讀糊口。亦不致坐食廢事。不過少恒產贏金。以貽其子耳。今試將每年店中盈餘。改三份爲五份。按五房分配。昔之每人得五百千者。

今改三百千。在少覃等三人。但望經營得志。盈餘增加。則此區區之二百千。亦何足斲斲以爭。致傷同氣之和。況此舉於自己親生之子。亦有益乎。少禮。以不名一錢。而其子每年亦可獲利三百千。亦可云便宜之至。當不得再有後言矣。且爾等遵斷後。更有一事可爲爾等賀者。即此項辦法行後。此店在此十年二十年內。可不致分散。資本既厚。人力尤足。則其店務之發達。當必日進不已。否則爾兄弟三人中。一有差池。即可拆開。今則以改作五房之故。勢非至四兄弟之子。一一承嗣。後是十年二十年內。此店祇有逐漸發達。決無中途衰頹之理。分則力衰。合則力強。爾等或久於經商。或熟讀詩書。當不必以爲非也。且爾等亦知兄弟睦。家之肥乎。少覃少葵少文三人。所以能富。有者。非和好無間。同營一肆者之效乎。使不然者。人各一心。我行我素。則此時此店已不復能如此之興旺矣。故爾等能各自讓步者。其所得必較諸今日公庭上所得爲衆也。抑爾等知兄弟如手足。財產爲外物乎。又知兄弟爲同氣連枝乎。爾等四人。今雖各自一身。休戚或不相共。然在爾等之父母觀。

之則同爲一塊肉而已。猶之爾等今日之視其子女也。今日爾等果爭執不
已。則爲父母者。其傷心爲何如。爾等今亦爲人父矣。一念昔日。則不忍爭。蓋
爭則傷天倫之親。壞手足之誼。並貽父母之痛。再一瞻後日。則不敢爭。蓋爭
則恐兒孫效尤。以傷我之心也。本縣觀爾等兄弟四人。少覃少葵少文。旣能
於三十年來。共營一肆。毫無間言。則平日之友愛。當不至十分涼薄。卽少文
三十年來。亦能安分守己。自營生活。而於今日少谷之死。又哀痛逾恒。篤盡
手足之誼。則其天性想亦與少覃等不甚相遠。爾等旣友愛於前。此時年已
半百。何不退一步。想爲身後計。爲子孫計。而必欲爭此區區。是本縣又深爲
爾等惜也。現本縣爲爾等判。少谷之喪。應以次房少覃之子爲嗣。以下依次
承繼。不得爭奪。至財產在現日五子未承嗣完畢前。仍照舊章辦理。各守爾
業。不相侵奪。唯少禮或恐少覃等有作弊假倒等事。爲不利於己子之所爲。
則可於每年拆帳時。監督其分配。並可檢閱其帳目。查核其出入。以視有無
弊竇。除有意外事外。不得中途閉歇。或先私行分拆。但少禮亦僅有監察之

責不能分用分文。至五子承嗣畢後。再行分配。改作五份。如此則法與情均無所恨。爾等非盡不明事理者。當可細思也。本縣一片婆心。爲爾等設畫盡善。深望爾等念鵠鵠之義。懷同氣之誼。勿存芥蒂。勿生嫌隙。一心努力共謀發達。庶兄弟。恭子孝父。慈洩洩。融融極倫常之愛。三人同心。其利斷金。和氣致祥。訟則終凶。爾等其深念之。毋負本縣一番好意也。此判。

婚姻僭越之妙判

吳粵生

判得隸卒愚頑。婚姻僭越一案。該差等同廁隸胥。宜知法度。一則州轅執役。一則縣署當差。因畢向平之願。遂聯秦晉之姻。好事宜諧。盛儀安用。豈敢借兩人之花燭。侈陳夾道之旌麾。乃肆志鋪張。侈排儀仗。致胥臺之卑賤。效仕宦之威儀。招搖過市。罔恤路道譏評。闖過衙齋。任意公門出入。旣忘在公奉公。自用當罰必罰。科以不應之律。諒無解免之辭。笞杖加身。敲同蝶板。荷枷示衆。繫出蜂衙。只因狂逞一時。遂致法嘗三尺。遇紅鸞而逢白虎。問新郎於意云何。因牴牾而累犧牛。憲蠹胥當如是也。給以肉鼓吹兩部。餘音猶合巹。

之笙簫賞以稱桌席雙台雅敍作會親之筵宴實葛藤以自縛詎桁楊之不情公庭上戶對門當豈云齊妹非偶親家翁求榮反辱正同楚子對囚凡茲畧示薄懲尙其速知悛改此判

太監離婚之妙判

大理院

此案王月貞提起離婚之訴根據三種理由曰太監也重婚也虐待不堪也但使三者有一已與法理不背然據趨重家族主義之立法例配偶者知有離婚原因逾一年者不得起訴則前兩種之理由已不成立至其根據第三理由則須有其他事實上之證明不能憑空言提訴但張靜波之辯訴狀及口頭陳述均稱甘心離婚可見雙方愛情業已斷絕主張請追還身價並追王所攜逃動產等情查人身不得爲所有權目的物前清之季已懸厲禁況在民國前此身價之欵豈容有要償權張又變其主張謂我乃代彼還債有字據爲憑並非身價之比等語夫王因張代還債務故願爲其使女是時王之對張固明明負有債務而以勞力爲辨濟然張旣娶王之後則依中國習

慣夫婦財產並無區別。婚姻成立之時。債權債務之主體合併。權義即已消滅。從前既無特定契約。事後豈能重新主張。至王隨身必須之衣服首飾。按諸法理亦無褫剝一空。以償債權之辦法。張又謂非將贖身銀元及拐攜之錢物追繳。實難從其離婚等語。殊不知離婚乃關於公益之事項。還債僅關於私益之事項。若因錢債之故。而遂拘束其離婚之自由。與法理未免逕庭。况張本蠶室餘身。祇應雌伏。而鵠橋密誓。竟作雄飛。陳寶得雌。固已一之爲甚。齊人處室。乃欲二者得兼。而如王者籍隸章臺。身非閨媛。桃花輕薄。本逐水而無常。柳絮顛狂。豈沾泥而遽定。在王旣下堂求去。不甘鴛譜之虛聯。在張自覆水難收。無望鸞膠之再續。倘必作蒹葭倚玉之想。求破鏡之重圓。恐復有漢藜據石之占。難入宮而不見。所以聚頭萍絮。何妨池水分流。並命蕙蓮。儘許花風吹散。至若玉臺下聘。雖有千金。而金屋藏嬌。倏將二載。一雙條脫。旣經璧合於羊權。十萬聘錢。詎望珠還於牛女。時則王固可請。從此逝而張亦無容過事要求者也。雖然事非所天。黃鸝不妨高舉。而物各有主。青蚨

何可亂飛。同衾人縱許裾分。阿堵物豈容席捲。蓋一則監守自盜。未能舉證剖明。一則人財兩空。亦應原情衿恤。用定期限勒令償邊。因據以上理由。判決如主文。

假裝尼僧之妙判

朱之榛

關西有王某。無賴子也。豔某庵尼。遂喬扮女僧入污之。尼不屈死。王某仍留於庵。大家婦女爲所污者不計其數。後事破。戮于市。臬司朱公判之云。審得王某係關西亡命。優僕奸徒。持邪術以惑黔首。塗紅粉以溷朱顏。狡托沙門。本是登徒和尙。矯藏金屋。改爲入幕觀音。抽玉筍合掌祥林。孰信爲尼爲尙。脫金蓮展身繡榻。誰知是女是男。譬之鶴入鳳巢。始弄關雎之好。蛇游龍窟。豈無雲雨之情。法雨慈雲。錫杖挖開覺路。貪泉慾火。楊枝灑徧人間。明月本無心。照霜闌而寡居。不寡清風原有意。入朱戶而孤女。不孤謬說老僧入定。效漁郎而竟入桃源。更非架箭藏機。騎赤兔而橫攻細柳。一絲不掛。二妙俱融。沾穢清貞。有污法界。廢其居。焚其書。方足以滅其跡。剖其心。剗其首。

不足以盡其辜。

(評)惟良吏爲能除民害。此老雖稱朱瞎子。而洞察實情。無微不至。

鋤斃姦婦之妙批

朱之樸

本公司近來久不讀律。然律意則心知之矣。此案秦田旺供稱實係戀姦情熱。商謀同死。姦婦姦夫並臥於鋤刀之下。女靠裏而男靠外。姦夫引手攀刀向下。刀爲女。隔刀不及男頸。故女死而男猶生。當經房主聞聲趨視。拖拽出鋤。若稍緩須臾。姦夫旣決意同亡。必不負心獨活矣。來詳謂此案若覆審無異。應照謀殺人從而加功律擬絞。殊屬紕繆。兩人同謀謀殺己也。非殺人也。乃自盡也。無所謂加功也。凡彼人殺人。而此人從旁助之。則爲加功。試問此案。有另殺姦婦之人耶。此詳若該牧自作。則書生可原。若刑幕所爲。則勒令卽日辭館爲妙。仍候督撫憲暨臬司潼商道批示。繳格結存。

志爲好官之妙批

胡林翼

閱稟尙有思路可入。官先事。士先志。志在爲好官。必無不好之理。嘗笑近年

官吏若以小學生作八股之勤苦。施于政事。事無不辦。若以歲得束脩之數。爲自奉于官場。則雖瘠苦亦沛然有餘。朝庭之設官。其祿養固較束脩爲優矣。該令亦思及近數十年。凡蠹病國民之吏。其子孫有至今昌熾者乎。幸勿墮落迷途。力矯積弊。至囑至囑。

抹殺綱常之妙判

胡林翼

李維四有奴名桂林。與主婦有染。李家族人聞而大憤。向府告發。縣令引和姦律判杖。胡公意不爲然。乃重判云。

桂林之姦在業經自立門戶以後。該縣遂引和姦律判杖。審如是。則凡贖身之奴。皆可酣眠於主母之榻矣。抹殺綱常。成何讞法。仰嚴審。另擬報。

秀才獵豔之妙判

胡林翼

查錢錦既讀青衿之詩。當知少時之戒。別嫌明微。當守而不失。乃出入於潘某之家。任肆佻撻。即使來稟所稱索負是真。亦無擅入房帷之理。而况中證既盡死亡。筆蹟又復模糊。茫無可據之談。安能執之以爲風流解嘲耶。嗚呼。

使君旣已有婦。羅敷夫豈復無夫。入圍盜瓜。豈止嫌同納履。無風落帽。誰云變起摘纓。好淫無恥。國法應伸。奪其故物。無致汚我士林。杖彼督臀。庶幾祛此孽障。

指腹爲婚之妙判

胡林翼

有農家女李娟娟者。早失怙恃。由兄嫂撫養之。及長。風姿美秀。年將破瓜。忽有劉文海前往。揚言娟娟之父。曾與汪思敬之子珊寶。指腹論婚。強委聘金。刦之而去。兩相涉訟。胡公判之云。

奇葩未豔。蝶使不知。異卉將開。蜂媒遽至此中消息。安得不令人啓疑耶。查閱雙方辯狀。情詞各執。但據汪珊寶稱。果使伊父思敬。曾與李娟娟之父蓮舫。有指腹爲婚情事。胡爲十六年中。從不遣一介之使。以通情好。直待娟娟及笄年華。桃夭將賦。方有蹇修。敍述原委。微論指腹爲婚。法律所不許。卽此恃強力刦人情。亦所不容。况雙方主持之人。均已物故。又豈可以起二老於九原之下。以訊其虛實。此種飾詞。安能聾聽。本應離異。以儆刁頑。惟念婚已

逾時返非完璧。且詢之娟娟又復俯首無言。懸揣其意或願從一而終。幸其未字何必活拆鴛鴦而使男女咸懷怨恨哉。至刲婚惡習有干法紀應加重責以爲懲一儆百計劉文海教猱左袒並杖不赦。

救災防疫之妙批

胡林翼

興國縣霪雨成災署令據實稟告以便上奏。

據稟。閩屬霪雨爲災。連綿月餘。濕氣薰蒸。疫病大作。有父子同時殞命者。有夫婦相繼亡身者。更有蔓延全村。致醫生無從施救者。甚至囹圄罪犯亦多猝然而斃者。一再批閱爲之惻然。今歲天時不正。蛟水大發。省會中霪雨經月。春花蕩然。本部院前經率屬虔禱。始睹皎日。該府亦當率領全城官紳設壇虔禱。并禁屠宰。以迓天和。而消癘氣。至疫病之作。外由於六氣之所感。內由於七情之所傷。飲食起居均須在在注意。固不能諉諸天意。而亦當稍盡人工。但已死者縱難拯救。而未死者要當賑恤。按入告之章言災異者。言祥瑞者。止於地震旱澇等類。而不及瘟疫。然查會典開載。凡遇災異。宜具實奏。

聞又開災異卽奏。無論大小。凡水旱災荒。皆以有關民瘼而入告也。此次瘟疫情形。並作何賑恤之處。著卽備陳所知。以便轉爲上奏。

蝗災害民之妙批

胡林翼

南漳縣有蝗災縣令稟報。

鳥雀食蝗。又蝗自投河。均欺謾之詞。該令才識亦可想見矣。其實心愛民。實力督捕。毋一時一刻不以民生國計爲念。或者天憐其誠。尙可免罪。今日之吏治。無一事不思奪民。衙門丁胥差役。無一人不思朘民。是害民者不止蝗也。凜之念之。

嚴懲兵弁之妙批

曾國藩

據稟已悉。金山衛城前准李撫部院來咨。業已先復矣。浦東一帶肅清。該營尙爲出力殊堪嘉獎。唯昨准李撫部院諭稱。銘字營勇夫槍斃奉賢縣楊令一案。不勝駭異。該都司雖遠在金山。何以一任營哨如此肆鬧。本部堂募練淮勇。具有苦心。兩淮風氣剛勁。古來多出英傑。近日無人倡導。其甘心爲髮

逆爲擒匪者。則竭力苦戰。抵死不悔。卽幸而爲弁勇爲團練者。亦久染惡習。騷擾百姓。本部堂與李撫部院之志。欲力挽淮上之惡習。變作國家之干城。第一教之忠君。忠君必先敬畏官長義也。第二教之愛民。愛民必先保護閭閻仁也。斯二者。總須紀律嚴明。訓導有素。李撫部院倡之。全賴爾銘鼎春樹各營官教之戒之。淮勇將來爲忠臣義士。爲名將達官。是爾等數員教戒之功。若爲驕兵悍卒。爲害家凶國。亦爾等數員不教之罪。成敗禍福。係乎爾等營官數人之身。亦卽在此立軍數月之內。此時不變昔年之惡習。則終不能變矣。所有奉賢一案。仰霆字營劉游擊查出行凶弁勇細送李撫部院大營。盡法處治。不可袒護。一二滋事之勇目。敗壞淮勇全軍之聲名也。仰將滋事緣由。及懲辦情形稟覆查核。此批。

(評)曾公治軍。教以誠信仁愛。不僅以陣勢技擊授人也。此批寬猛相濟。誠意感人。亦可以見其紀律之嚴明。治軍之有法矣。

訓勉勤奮之妙批

曾國藩

辦事者莫恃上司之恩典。宜仗自己之本領。若有本領。辦事好。雖仇人做上司。也不能壓下去。若無本領。辦事不好。雖父親做上司。也不能抬起來。爾年紀尚輕。若立定志向。何事不可爲。目下第一須認真修牆控濠。修成之後。與本部堂老營牆子相同。雖有數萬賊來圍。也不怕他。則脚跟立定。人人皆另眼相看矣。若全無本領。縱然做到提鎮。也是抱愧的。望爾日日學一勤字。勤到十分。自然做成一個好漢。本部堂現已年老。尙從勤苦二字用功。故亦以勤字教訓爾等。勉之。此批。

私藏軍械之妙判

李鴻章

兵丁鄒得勝林文標張錦榮許叔寶許文奎趙錦標季黑虎等信步所至。迷其路途。時則夕陽斜照。倦鳥歸巢。鄒得勝等徘徊道左。欲覓旅店棲身。而異地人疎苦。無從得其入門之處。正在籌商進止之際。忽有鄭功根張小山其人。窺其動靜。悉其緣由。乘機進言。願爲嚮導。乃領入陳姓旅館中暫爲棲止。孰知大雨滂沱。連朝不止。鄒得勝狂飲濫賭。直至放晴。而囊中青蚨已無復

存留矣。酒飯之費。勢無所償。不得已。乃將兵器暫留爲質。約期歸取。彼陳姓旅館主人。祇知玉佩暫留。傳作酒家勝事。詎料銀瓶指索。竟爲馬上粗豪。鄒得勝等返稟防官。捏詞妄告。以致差兵拘擾。而地保王小六尤復助紂爲虐。以私藏軍器之名。加諸陳姓。嗟嗟。營兵旣張虎翼。地保復逞狐威。陳固懦弱者。何以堪此。况擾擾之中。雞犬爲之不寧。什物多被搗毀。旅客中更多亡失衣履之物。是何景象。法紀安存。鄒得勝等旣各持兵器而歸。王小六亦索賞而返。陳姓主人痛定思痛。不能加其罪於鄒得勝。王小六等者。乃歸其咎於疇。昔之夜。引鄒等留宿之。張小山。鄭巧根兩人。列舉情節。稟控前來。歷經審訊。案已明白。彼張小山。鄭巧根兩人。雖爲先容。執料後果。若判以罪。未得謂平。鄒得勝等犯法亂紀。仰該營長官以軍法從事。地保張小六。立即斥革。不准化名再充。欵內諸職。并着令賠償。

僞印收租之妙判

奸民程筱山。僞造官印。盜收租籽。後其子介石抱僞印自首。

李鴻章

奸民程篠山僞造官印。其當死之罪一盜收租籽。其當死之罪二案經屢審。證供確鑿。僅予一辟。猶未足以蔽其罪。辜第本部院於此重有慨焉。蓋篠山犯案不出於仇讐之告發。不出於官府之檢舉。而首先抱印質證於公堂。不稍隱諱者。乃爲其子介石。昔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聖教所嘉。尙若其父羊平。而子證之。妄爲親者諱。爲尊者諱之義。而詬詬然以訐爲直。在法或有辭可借。而言情實無地自容者也。程介石以弱冠之年。人情世故。當亦有所聞知。乃以親生之子。證阿父大辟之罪。此乃世道人心之大變。雖屬該犯平日之教化無方。模範不正。有以開其不孝之心。而值此聖朝之世。竟有此千古異聞。發見則司教育之責任。要亦未容卸盡矣。請按大清律載有親族相爲容隱之條。凡同居及大功以上親族除謀反叛逆外。其餘罪犯許其相爲容隱。并勿論罪。夫大功以上。尙許容隱。况親生子乎。又按大清律云。于法得相容隱之人。爲之出首。比同罪人自首免罪。其小功總麻親出首者。亦得減等。此固仁之至。義之盡之法也。然謂以子證父。比之罪人自首。情形又

有不同免罪之條。蓋亦未能援引者也。况再按大清律云。自首有不盡者。仍以不盡之罪罪之。令程介石止首。筱山私造假印之罪。未首。筱山盜收租籽之罪。則筱山侵盜錢糧之罪。固自在焉。嗟嗟。僞印收租。罪實浮於斬首。以子證父。事更反乎倫常。應照所擬。分別處刑。

賴婚妄訴之妙判

李鴻章

秦季兒女原無婚約。祇因時值兵災。秦母提女避難於鄉間。季姓因此彌娟。娟曾言盍配於幼子駿奎爲妻。此原屬於婦人無稽之間敍。不能作爲正當之定親。况事過境遷。秦亦返家。女大須嫁。理所當然。適有作伐者。秦母允也。剛締朱陳之好。忽來責難之言。季姓竟據片面之詞。訴秦賴婚。須知無聘無媒。案難成立。羅敷已屬他人。使君正可擇偶。對簿公堂。徒傷情感。倘再曉瀆。杖責不寬。

重利盤剝之妙判

李鴻章

借債放債。原屬人民通融之辦法。蓋無論何人。不能時常有贏而無絀。偶或

手頭拮据不得已而向人籌借。揆諸朋友有通財之誼。則苟可周急。自屬美事。卽酌取子金亦無傷於廉。乃有貪詐之徒。借放債之名。爲盤剝之實。加一
加二。漫無限制。利上盤利。逞心計算。年終總結。數倍有餘。子大於母。指浮於
臂。有若陳桐根之放債於蔣惠夫者。以十兩之母金。不半年而竟至三十餘
兩。魚肉小民。鬻止惡浮於虎狼。亦且行同於賊盜。忍心害理。殊屬駭人聽聞。
刻薄成家。理無久享。陳桐根曾入饗留舍。奈何未思姑念。尙未取利。情有可
原。蔣惠夫着將母金十兩。分期籌還。所有子金。概不准算。庶幾與者受者。兩
得其平。

乘隙竊玉之妙判

李鴻章

戴子安有婦吳氏。容貌妍華。風儀靜雅。鄰居有許愚生。夙有垂涎之意。苦
無染指之機。及戴外出。乃乘隙借訪戴之名。思從此饗吞吳之慾。
獸衿許愚生。貌堪擲果。喜爲蜂蝶之狂。戶外尋花。輒施佻健之行。穢聲久彰
於鄰里。大名直玷夫子衿。窺吳氏獨居。色心頓起。乘戴某他出。惡意相看。借

名訪戴實爲呑吳與乃夫無半面緣居然稱弟見阿嫂竟稽首拜儼同至親寒喧並無一字恩愛直欲千般方見色而魂飛有詞未吐詎聞聲而胆落無洞可鑽外來之眞夫詢其胡爲而到留居之內婦辨白竟自無從若非鄰里證其乍來幾致官府亦疑有染矣嗟嗟見色卽慕淫士之常無因而至惟爾所獨證旣確鑿杖不冤枉至行學飭戒又屬分內應得之事矣

(評)運筆瀏亮折獄老當

褒揚貞魂之妙判

曾國荃

黃烈女淑華上元人也幼穎慧當江甯城破時湘人申某入其室殺兩兄而欲犯淑華挾之出不從申并殺其母與弟強之行淑華痛哭乞死繼念大仇未報不如密紉哀服僞從之及至亂平軍中多率婦女以歸者淑華亦隨申至湘中申所挾婦女凡十餘輩皆已價賣而獨留淑華淑華懼及抵湘潭密以酈和酒入夜申飲而醉倒臥榻上淑華曰吾今乃可見父母於地下矣遂從容自經死後申遇救未死檢淑華衣中得詩數首備極沉

痛地方有司因上其事於忠襄奏請褒贈。其詩曰。十年小謫住塵樊。辜負衰親罔極恩。白骨拋殘荒艸編。挑燈獨自暗銷魂。劇憐俘縗別柴門。日坐針氈死未能。卻喜狂郎爲貨縛。天教白璧玷無蠅。無何月又見初弦。迫我同登江上船。舟子掛帆無急祝。可知儂不願生全帆。征又說抵長沙。遙望湘靈廟拜嘉。已翦赤繩斂寸斷。莫令哀怨訴胡笳。自古成仁總殺身。吾生何必苦逡巡。憑將浩氣還天地。長共貞靈在九垠。

上元黃烈女淑華。具挑李之姿。凜冰霜之操。身雖陷于紅巾。行不玷夫白璧。端嚴固由于庭訓。貞烈實出自性生。輒轉避丘。未喪綱維於塵世。從容練幅。克全節義於泉台。弱質而負剛腸。豈尋常巾幘。神存不因身殞。慚吾輩鬚眉。揆諸公意。旣已僉同。褒彼貞魂。曷容更緩。自當奏樹閭里之風聲。藉以闡宏幽潛之德化。

(評)其心苦。其志堅。忠襄此批亦可慰幽魂於萬一也。可不表而出之者。

旌節闡幽之妙判

曾國荃

盱眙牛志五妻文氏。家本寒。以耕讀爲業。遭紅髮之難。夫先卒。氏方二十。
毀容事姑。有餘資。輒周濟貧乏。年四十九卒。邑人因請曾公奏褒焉。
節孝爲婦行之備。而遭家不造。艱難險阻。卒能孤行其志者。尤爲人情所難。
至於身處窮約。而以勤力所贏者。好行其德。則益非深明大義。不能及此。是
以我朝於節烈婦女。一經臣工據實奏請。無不恩予旌表。誠以培成世教。扶
持人倫。其道在是也。該氏勵操青年。迄於皓首。節孝咸備。兼撫遺孤。而濟物
推財。志行尤爲可佩。旣爲巾幘之完人。宜沐褒揚之盛典。藉維風化。而闡幽
潛。

欲速不達之妙判

端午橋

天下事求之過急。則成功愈緩。操之過切。則貽害愈多。爾因中年喪偶。膝下
無兒。急欲續絃。以主中饋。人情之常。豪無足怪。獨怪爾不娶門戶相當之閨
女。而納一不清不白之寡婦。其爲吝惜金錢耶。而化費聘金三百五十串。娶
閨女亦綽乎有裕矣。總之由爾要老婆之心太急。正式續娶。猶恐耽延時日。

媒討寡婦可以立地過門。故人言聘金若干。爾卽願給若干。不料急色兒之極態。已被人窺破。遂有鄭永志以渺不相關之人。橫加干涉。藉辭訛詐錢四十串。詎知一波纔平。一波又起。該寡婦之胞兄。又出頭攔阻。使爾愈飢而愈不得食。愈渴而愈不得飲。覽稟殊堪噴飯。此等混帳官司。無怪李令之不理。本部堂亦無有閒功夫管爾。此等糊塗家事。特斥不准。此批。

妾媵爭寵之妙判

端午橋

判得側室扶正。律有專條。寡婦再醮。例所不禁。各具充分理由。宜乎供詞各執。兩雌不並立。本屬恒情。後進而爭先。奚能忍受。戰雲激起。訟釁難平。妒津之惡波翻騰。中毒之醜言悉露。增羞闔閨。貽笑大方。本部堂用抱息事甯人之意。爲籌排難解紛之謀。着卽分居兩室。毋啟爭端。共戴一天。不分偏正。今夜文君當夕。好暢聆相如之琴。來宵朝雲侍巾。莫笑譏東坡之肚。倘敢故違。定干重懲。是判。

勢利賴婚之妙判

端午橋

判得方杏坡多文爲富。而窮於財。高協慶勢利爲懷。而昧於義。始以中表聯姻。繼嫌貧窮離異。出爾反爾。守財虜公道。何存不卽不離。憐才女貞心獨抱。本來淑女配吉士。間稱嘉耦。何知中道變初心。頓翻前議。有邢小山者。燻天銅臭。滿腹芳團。倚勢謀妻。央媒下聘。登徒子竟成快婿。紈袴兒儼作東牀。乃小山迨其吉矣。來朝擬行奠雁。而淑姑請從此逝。深宵竟效飛鴻。玉人已杳。彩輿急來。忽煞老夫。奈何徒喚。稟諸邑宰。勒限找尋。窮書生無端被累。對簿公庭。多情女矢志靡他。守貞佛殿。幸而巧遇親姑。今已來轅自首。本部堂恤爾一對可憐蟲。准予合成同命鳥。高協慶欺貧重富。罰銀三千。作淑姑贍奩。邢小山好色貪花。當伴醜妻。聘貞姑爲婦。花燭雙迎。方杏坡完聚意中之表妹。青廬接去。邢小山仍娶高氏之閨媛。是判。

節婦請旌之妙判

樊樊山

據該同鄉官公稟。爲周故令維祺之妾周蕭氏。請旌一案。該故令早開八斂。歲見數喪。妻亡而子繼。殂子故而孫弗嗣。其憊然僅存者。二孀媳。二女孫。而

已念不孝莫如無後。遂生枯楊之梯。而雖老猶尙多情。爰有采蕭之詠。來當臘日。命宮帶青女之霜。容易秋風。病榻臥茂陵之雨。猶日斟量藥餌。扶護暄寒。論年華則老稚懸殊。論恩情則周星未滿。周令彌留之頃。預商放遣之謀。而姬俛焉弗答也。迨至所天見背。頓地長號。手辦灰釘。躬親含殮。蓋棺事畢。仰藥自裁。時光緒三十年七月二十四日。距周令之歿。纔五日也。嗚呼。橋塽烏鵲。正銀州拜織女之期。地近馬嵬。是天寶葬楊妃之處。方謂遺言在耳。效晚嫁之楊枝。豈期大節凜然。出小家之碧玉。可知天地剛健中正之氣。不擇人而後鍾。益嘆古今愛錢惜死之官。曾賤妾之不若。憫茲義烈。宜予褒揚。仰俟轉詳請旌繳結存。

身世可憐之妙判

樊樊山

來稟情文縉斐。自述身世。爲之惻然。君以名孝廉爲老廣文。歷擁皋比。中遭擯棄。寒毡不暖。苜蓿長饑。啄木啄距。長鳳凰毛羽短。傷心人不獨一薛令已也。鄙人心勞政拙。名過實而德不堪。廈廣裘長。言則夸而力艱。逮邦有宿學。

誼當推援。遇合有時。君其知之。

三寡爭產之妙判

樊樊山

富室柳氏兩代三寡。以爭產興訟。幸有柳親族鄭彥傑調解。稟縣息爭。樊深爲嘉尙批云。

據稟已悉。該紳等調處柳故紳家事。公平周妥。深屬可嘉。查該故紳在日。仲宣體弱。伯道嗣艱。此次與妻柳周氏入川。病中擇立齊遙兒爲嗣。旋即病故。臨終與周氏託孤。周氏亦立誓守節。扶棺攜子千里遄歸。家有庶祖母二人。曰柳銀氏。曰柳王氏。多年孀守。今柳紳逝世。一門三寡。縗素同居。嗣子伶仃。年方兩歲。似此傷心慘目。宜何如性命相依。乃銀王兩氏平時本不同心。周氏新來。年才十九。家庭不睦。亦是常情。柳姓又號素封。親戚中憐孤恤寡者固多。而唆事圖財者亦所時有。遂致柳王氏欲謀別繼。而柳紳岳母周李氏。代女鳴冤。本縣熟察案情。諭令該紳等妥爲折箸。齊遙兒係柳紳受繼之子。祇不許旁人插繼。茲據調處稟復前來。所有家產。按三股均分。號事不許私。

自變更地畝不許售賣。此時三代婦婦剖一爲三。將來銀王兩氏物故依然三分歸一。悉照本縣前諭一一遵行。在該紳等固善作調人。而柳氏三婦一經勸導。遂各消除意見。從善如流。均屬才節兼優。深明大義。准將此稟永遠存案。以後如有不良之人。播弄是非。離人骨肉。以致三婦生衅。繼嗣不安者。准原管之人及柳氏家族號夥。指名稟究。本縣必盡法嚴懲。該紳等往復馳驅。賢勞極矣。積善餘慶。敬爲諸君子頌焉。

調戲寡婦之妙判

樊樊山

據稱爾姪居姪女呂王氏。在院中洗足。突遇王書娃上前調戲。將銀鍔繡鞋拿去等語。查院內非洗脚之地。繡鞋豈寡婦所穿。青天白日門戶不關。脫下繡鞋。退下銀鍔。竟在後院洗濯足垢。誨淫誨盜。誰實啟之。此等案情。虧爾不愧不怍。竟向代書縷述。試問爾姪女到堂能逃訓責乎。惟王書娃淫惡棍徒。旣據呈控。著逮案究懲。寡婦申飭免喚。

(評)簡截了當。聽訟如神。

曖昧圖姦之妙批

樊樊山

接閱來稟。該令於訊鞠一道。頗肯用心。深堪喜悅。獲犯崔廣發雖未認供。而據申胡氏供喬稔身死之日。伊曾因胡氏賣物得銀而去詢問。是夜卽有入室殺人之事。而廣發又供曾有人媒妁擬以申胡氏配伊爲妻。因年大不成等語。兩供相勘。是平日圖奸。此日圖財。皆意中事。惟廣發果因竊財而往。則宜乘其睡熟。暗裏偷摸。何至將人拋至牀下。而摸索其牀上之錢。天下賊人。斷無如是之膽大妄爲者。此事以情理揣之。胡氏與廣發者。怨婦壯夫。必先有曖昧不明之事。此番廣發查詢賣物錢文。在胡氏以爲旣已捨身。何能捨財。而廣發以爲旣非圖色。自應圖財。夤夜而往。先續舊後索錢。索而不與。則拖而毆之。及申喬稔驚起。相持不放。又喊稱認識。廣發於是頓起殺機。以爲減口脫身之計。此案中一定之層次也。本司不過揣度而言。該令可照此訊供。或可得其實際。申胡氏果欲爲子報仇。亦必不差愧隱匿也。此繳。

老婦再醮之妙批

樊樊山

某老婦年已花甲。呈請再醮。樊山閱狀甚奇之。因作批示。並後附一詩云。
五十八歲之老婦。情殷再醮。呈請立案。以杜後患等語。天地之大。無奇不有。
贈爾一詩。以爲憑據。花甲週猶欠兩年。麻裙翻轉任伊穿。旁人若道長和短。
但打官司莫給錢。

樊樊山

風水爭執之妙批

風水之說。樊山不信。關於風水訴控。每斥不准。其批王化顯所呈云。

本縣向來不信風水。爾等愚民。偏要信堪輿之言。致滋爭訟。此案孫世錫在伊塋內葬母。爾信田陰陽之言。謂子爾不利。爾在墳旁築塔補脈。伊又信祁陰陽之言。云於伊不利。此事不必傳訊。着孫世錫明年不葬。爾王化顯永不築塔。彼此相安。豈不甚好。况墳角築塔。孤峯獨聳。不能補脈。轉恐妨丁。論其形模。更與僧墳無異。爾欲求嗣。豈可效法和尚乎。田江海不懂風水。騙爾謝儀。速與絕交。勿貽後悔。爾但聽本縣之言。多積陰德。少打官司。自然添丁進口。不必求之杳冥也。此飭。

逸女被棄之妙批

樊樊山

爾女徐鳳蓮如此會跑。從小在娘家已屢跑。送往婆家童養則又跑。不許伊跑。則尋自盡。今被婆家退回。竟無一人敢娶。似此跑來跑去。跑到何日是了。爾因此女嫁不家門。呈請立案。試問立案以後。伊即不跑乎。即有人承受乎。此等混帳東西。不如聽其自跑。免得害人。

天道好還之妙判

樊樊山

此案情節。昨日呈批盡之矣。陳裴氏千刀萬惡。舉國共憤。惟承審官委曲將順。必欲將已嫁之王劉氏。斷歸該氏。具領不歸。則笞押其娘屋之父兄。此理之最不可解者也。試思裴劉兩氏。姑媳之恩已絕。斷守節。不過折磨而死。若仍然嫁賣。則又何必使劉氏多嫁一人乎。況入該氏之手。勢必賣良爲賤。以少配老。但圖身價。不講天良。吾輩作官。縱不能積福。亦何苦作孽耶。劉世芳。遭斷主嫁。財禮六十串。全歸該氏收受。并無不合。乃該氏恃老恃潑。蔓訟不休。前任畏之如虎。將世芳父子遞換責押二年之久。可爲長歎。陳裴氏潑悍。

奸貪逞刁健訟。累害劉姓傾家敗產。劉世芳忿恨致疾。臥牀垂斃。著將該氏鞭背見血。以快人心。世芳長子劉老虎。卽日出押歸告其父。勿再冤痛戕生。其存房財禮六十千。娘婆兩家各得一半。分別當堂具領。劉氏早已另家應勿庸議。陳裴氏遞籍管束。取結完案。乃該案於斷結以後。猶敢當堂撒潑打滾。口稱拚命。查該氏從前將寡媳誑出東關。託言上墳。實則回籍預僱長行車輛。在關外等候。被王氏看破哭喊。該氏喝同車夫。將王氏手足綑綁。拋置車中。嗣經娘屋追回。以致成訟。今本縣卽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陳裴氏著將手足照樣綑綁。與所分財禮三十串。一併擲置車內。卽日押解出城完事。

請假回籍之妙批

樊樊山

稟詞悱惻。展誦悵然。該令骨鐵心冰。艱苦卓絕。不嫌缺苦。不恤身勞。近於鹽稅貨厘。尤加整頓。顧麟游輪補。原非鸞鳳之棲。而馬蠶將封。尤篤鵠鵠之誼。請假回籍。三月爲期。情實可傷。理無不准。稟稱已寒姜被復悼莊。益甚矣死。

喪之威。悽然房闈之地。憶君與我相見渭南。初典權場。始完花燭。昔賀君納婦。今見君悼亡。曾幾何時。悲歡頓異。微之喪偶。白江州遙助悲吟。貢父哭兄。蘇端明心傷俊傑。劉原父死東坡嘆曰何時復見此俊傑一乎臨文三嘆。贈子一言。早日言旋。良用自愛。仍候撫憲批示繳。

鼠囓票據之妙批

樊樊山

某卡局聲稱票據被鼠齧。樊公即援筆批云。

據稟該局櫃存釐票多張。忽被鼠囓。一則曰櫃底齧透兩孔。再則曰小捲十三張。齧撕不堪。又曰餘票微齧無礙。又曰十三張齧扯碎腐。其究竟則曰卑局此等奇齧。實難預料。卑職疎忽之咎。懇乞核鑒施銷等語。事本尋常。文特與異。既不合疏防開參之例。亦難加比捕嚴緝之批。碎票查銷奇文存案可也。因憶同治間蒲城縣令稟牘。有該螻蟻尙知自愛。聞風俱已遠颺之語。三十年來。一鼠一蟲。遙遙相對。何吾陝多文吏耶。繳。

招夫養子之妙批

樊樊山

孀婦陳鄭氏。畧有積蓄。與里中無賴根遂兒通。旋金盡而無賴亦去。質之以有原配對。氏不得已。具呈請追其財。樊山爲批云。

招夫養子最爲敝俗。爾以孤孀招根遂兒爲夫。原圖養贍。乃一無所得。反將所蓄之二百八十串錢。盡爲所耗。近則錢盡而人亦不至。且以娶有原配爲詞。揆厥事情。恐左阿婆非媒妁也。乃牽頭也。爾與根遂兒非嫁娶也。乃苟合也。以苟合始。以離異終。男女二人混帳已極。候喚案一併重責。以爲不要臉者戒。

僧丐與訟之妙批

樊樊山

閱稟失笑。住持指佛地要錢。情同訛詐。和尚留貧婆住廟。跡涉嫌疑。十五兩之租銀。有何證據。六十名之女丐。大費張羅。何期四大皆空。惟知圖利。更訝六根俱淨。猶尙多情。積一年未領之租銀。僧錄司僧綱司。何不具呈請獎。合兩廠無歸之男女。優婆夷。優婆塞。何妨披剃從師。說語無憑。居心難問。無端募化。大有藏神修廟宇之心。懲爾貪癡。當引和尚拜丈母之例。

翻賣髮妻之妙批

樊樊山

此案轎夫陳明山擅賣髮妻一罪也。旣賣復翻二罪也。控縣過堂斷令彼還妻而此還銀。而該轎夫延不交銀三罪也。捏造無情無理之詞誣搶誣拐率行上控四罪也。現在雖經交銀豈能免打。彼昏之娶主買賣之媒人可東可西之蕩婦雖皆可打然非陳明山起意賣休則彼三人皆不致自投羅網。是此一案惟有重責該轎夫了事。陳明山著枷號十日期滿重笞取保餘人可打可不打也。繳原詞存。

妄想老婆之妙批

樊樊山

我看你想老婆想瘋了。旣銀有數十兩何不卽在本地辦娶而必攜銀出外。央媒說親迨張貴林謊稱作媒爾遂買賣然借給銀三兩八錢足足一年並無人與爾議婚爾亦可以醒悟矣。乃今正又買賣然至伊村設館至則不但老婆無望並館地亦爲人所奪爲秀才者到此地步惟當自悔自怨卽日回家。乃自正月二十四至二月十三逗遛該村戀戀不捨試問此二十日中爾

究在何處安身乎。伊借爾銀三兩有餘。爾用回銅錢五百。爾幼子又在伊家吃飯。以此計之。縱欠亦屬無幾。何至因此小事。打搥飾傷瀆控似此糊塗浪蕩。實屬有忝士林。著候驗傷再奪。

調戲幼女之妙批

樊樊山

據稟李炳星卽李竹坪。於光緒二十二年得鄒故令之子婦通姦。唆該本夫藏匿。以免其叔鄒佩囉皂。被鄒佩告發。訊明遞籍管束。尙有數紙情詩存於縣卷。二十六年來陝牒捐巡檢。現充南局查街委員。昨歲貯居張河台前院。張氏門祚凋零。僅一風癱孀婦。炳星母事之妹。其女而弟其子。積欠三月房金。移居他處。猶復勾誘十三歲養子張百福游蕩徵逐盜典衣裳。又調戲其十七歲之女。女批其頰。乃益唆其姊弟不睦。本月二十二日二更後。炳星借尋百福爲名。帶領局差敲門入室。將其姊拖入中庭。穢詈兜毆。女情急奔訴。縣案驗明傷痕在卷。旋經臬司鎖拏該巡檢到案。發縣審訊。三造環質各供前情。不諱。調查帳捐冗濫。鑿鼠皆官。至於淫惡昏狂如李炳星者。則衣冠中

固無斯敗類。卽禽獸中亦罕與比倫。曩者淫人之妻。自作孽而罹天網。今者賊人之子。夜無故而入人家。始挾投棧之嫌。繼爲反間之計。離人骨肉。適啟螟蛉之心。奮彼老拳。傷在蟠螭之領。更騰含血之口。謂有解佩之情意。將誣以無媒之奔。示自撻其未婚之婦。顛冥至此。誅不勝誅。案旣質明。應卽斷結。仰俟會同臬司。將李炳星詳請咨革。准如該縣所擬。照兇惡棍徒例。發極邊烟瘴充軍。係職官應從重發往軍台效力贖罪。仍於起解之前。重笞百板。枷號十日。押赴張河台門首示衆。嗟乎眇茲一日。炳星集眼當夜半而瞎馬臨深。送汝長征。投直北而豺狼不食。遂爲令戒。汚我丹毫。仍候臬司批示繳。

巾幘鬚眉之妙批

樊樊山

據該稟女學學堂艱楚情形。可爲憫歎。巾幘且知好義。鬚眉那得恝然。候飭縣立提牛捐董事等。從嚴催比。務使月清月歛。源源收解。以弼陰教。而助巧炊。各該女士等。亦宜循規蹈矩。勤習學科。名譽一振。人人佩服。則不患無財用矣。此繳。

鸞字成姦之妙判

樊樊山

馮景立者。故湖南臬司咸陽馮公之第三子也。母張氏。馮公官湖南。長次兩子俱早世。長媳僅存。無子。買他人子爲嗣。小名麻雀。馮母有婢曰毛子。皆猺種也。馮公歿。盡室還秦。景立素不得母歡。乃攜妻居咸陽。母留省城。時長媳亦故。母以毛子爲義女。麻雀爲孫。僦居西安。累年。張祖石者。幼爲馮氏書僮。及長。充長隨。略識文字。光緒十六年。貧無聊賴。往投馮母。母老且憤。遽令爲麻雀師家事。內倚毛子。外託祖石。居旣久。張遂與毛子私。馮氏故顯宦。貲裝甚豐。歸里後。母子異心。餘貲略盡。母以收債自給。十七年春。馮母持券詣咸陽。祖石盡攫其箱篋服玩。攬毛子捆載而逸。張秀才漢爲馮母之姪。聞信追回。控諸前任。遷延累月。居間者令祖石以贓物還馮。毛子別嫁。具息銷案。方毛子之被迫還省也。歸馮不可。適馮不能寄居。長隨婁姓。所婁與司書程福善。賭博至交。程心豔毛子。乃以三百金娶之。婁爲媒。而張漢主婚。繼又詣馮反馬。馮母亦忘其爲逃婢。善視之。福善夫婦尋卽移居其宅。主持家事。牢籠。

麻雀日集博徒呼盧飲啖。侵盜財物銅盞玉帛。棗燕之屬。斥賣畧盡。麻雀年十六尤頑鈍不肖。常持官燕易糖果。馮母一無所問。十八年春。馮母病歿。景立自咸陽奔喪來歸。福善集黨痛毆之。隣人劉桂元趨視。併傷桂元。景立具控到案。則本縣視事兩月矣。通查全案。程福善罪固當誅。張祖石法尤難貸。一併逮案候鞫。案猶未集。福善復率人與景立陰畔。奪麻雀去尋控。景立毆傷其妻。沒其囊篋數事。又假麻雀之名。控其三叔不孝。祖母臨沒。書立遺囑。家產悉以與孫。交其姑婿照筦。而景立亦控稱福善夫婦盜賣衣物。悉經廚廝某甲之手。廚廝具有薄記。所耗不貲。迭經飭差搜索。僅由質庫起得古鼎一事。福善呈出官燕數盒。餘物不可問矣。今經集訊各供。前情無異。馮景立身爲人子。置七旬老母於不顧。身非織屨。效仲子之處於陵。見必及泉。類鄭莊之誓姜氏。謂之不孝。何說之辭。第念家業蕩然。又儼然在縗絰之中。從寬免責。毛子下流淫賤。娼妓不如。隨地成雙似來往兩家之燕子。所天非一如待於二境之犧牲。馮氏茹卵成雞。不馴反啄。開籠放鵠。已去仍來取一家物。

以與一家從一增亡。又更一增似此天良盡絕。允宜撻罰兼施。司書程福善。
佻達無行。貪淫鮮恥。相逢蔓草。何殊蛇與雉交。強附絲蘿。竟爾鳩居鵠舍。譽
之雁鼎。假手於冰人。罪爲莫
姓轉當秦之狐裘。竟淪於狗盜。猶復依憑城社。誘引良
家。瞰馮母之將亡。呼博徒而共集。及至新喪在殯。嫡嗣言歸。乃效兵家反客
爲主之謀。思援春秋舍子立孫之義。矯稱遺命。盡盜家財。招集狂徒。毆打宦
裔。語其罪惡。罄竹難書。試以奇刑。入甕非酷。張祖石馮家廝養。抗顏言師。以
西席之先生。摟東家之處子。息侯去國。嗚呼。聞大車之聲。張以大車三
輶捆載而去申公
竊妻。欣欣有桑中之喜。及追騎踵至。縣符迭傳。乃以還珠之謀。幸逃盜肉之
礲。聽訟者如士師入夢。不問覆鹿之有無。竊負者如魯盜還弓。一任陽虎之
來去。本縣慣翻前案。罔赦淫人。豺狼就擒。必旁問狐狸之罪。蝦蟆斷尾。仍追
求蝌蚪之時。飛索綴來。重杵迭下。福善與祖石情同塵聚。罪比輪姦。昔者放
馬佚牛。書馬牛其風風
字作放佚解不僅風流之過。今者家雞野鷺。合成牕字之形。飭將
程張二人。一併痛笞無算。各枷號三月。以快人心。復據張漢供稱。財禮三百。

金福善僅持出三分之一。斷令補交雙柏與銅鼎燕菜一併給景立具領毛子仍歸福善麻雀歸福善所匿始終不出此子偶然拾得本屬下流昔鄭伯曰勿滋他族邱遲曰無取雜種特鳥鵠已無棲處而桑枝原有寄生諭令景立來則收之不歸亦聽之在福善已非奇貨之可居在景立當念遺簪之不棄張漢劉桂元妻姓桂及廚某甲各已供明飭回安業獨念馮氏生爲顯宦歿有鬻金卒以母子離心他人入室簪纓墮地奴婢欺人使馮公地下有知得不愧李嶠之無兒而恨獨孤之誤我乎吁可以鑒已

(評)洋洋灑灑典麗矞皇敍事則委曲有情折獄則愜心貴當此樊山判牘之所以爲世傳誦也。

譜判附錄

雅賊偷花之譜判

勸得芝蘭獨秀欲茂庭階桃李不言自成蹊徑至如盜武昌之柳竊元獻之

張江村

梅猶物招人匪今伊始。若十姊妹者。嘗廿四番之花信。門十二客之修容。豔
誇宋玉牆頭。開待楊妃醉後。縱遜牡丹專貴。看到子孫已同萱草忘憂。視爲
兒女止合買麗娟之笑。那堪拋霍定之錢。何物蜂狂竟行鼠竊。執柯以伐墮
粉零脂。承筐相將驚紅駭綠。豈是嫦娥之桂。任吳剛研之而無妨。猶非黃母
之桃。乃曼倩偷之而竟去。恍如螻蟻拋花瓣於東鄰。絕似螟蟊害嘉禾於南
畝。按厥踰垣之罪。別足何辭。揆其升木之愆。折肱非過。顧投鼠必先夫忌器。
攘雞或待於來年。偶爲長者折枝。未盡千年之緣。矧與佳人助態。將傳一捻
之紅。論情尚有可原。執法還宜稍待。倘云宣武之桃堪妒。再問桃源必至崑
崙之玉不分。開其玉股。慎當歛跡。勿悔噬臍此判。

男負女約之諧判

袁隨園

勘得自媒之恥。君子所譏。偕老之盟。世人不免。以禮自持。但願他年連理。爲
情所引。遂致一度春風。楊柳陌頭之色。望眼將穿梧桐雨裏之聲。柔腸欲斷。
舊夢覺而已。迷名羞杜牧。新歡迷而忘返。行薄王魁。痛思往事。未可明言。血

染闌干。不堪回首。負心郎。嘗墮入泥犁。癡心女。庶畧消怨憤。此判。

女負男約之譖判

袁隨園

勘得驀地因緣無非野鷺。後時懊惱不是家雞。鶯聲燕語早消烈士心肝。蝶亂蜂迷見得英雌面目。夜半閒敲棋子往事休提。門前又放桃花玉人伊在方領溫柔誓同衾枕忽成羅刹別抱琵琶務將慧劍一揮不使情魔再擾此判。

名花妖嬈之譖判

王漁洋

訪得十姊妹者形若薔薇品殊玫瑰藏勾露刺希圖釣弋之謀淡白嫋紅變幻華清之態偶然聯袂欲妒喬家抑或比肩敢僭趙氏匪心貞而守寂覺容冶而誨淫展半面於枝頭媚嘗掩袖裏織腰於葉底弱不勝衣況乎含笑以比東風結羣以傾南國也哉若夫蠹爾踰垣初訝過牆之蝶驀然升木幾疑抱樹之猱於是共慘墜樓空憐飄溷覩芳菲之狼藉是可忍乎扶花萼之雁行有由然也仰河陽城縣令鞭笞佻達充作橘奴飭臨芳殿夫人禁錮妖嬈。

謫爲菊婢。弗謂殺其風景。庶幾息此爭端。既可懲狀賊之狂。亦足示嬌憨之戒。

雅賊偷花之諧判

王漁洋

北堂寸草。尙足忘憂。東閣孤芳。猶堪遺興。况夫花團錦簇。儼然翠繞珠圍。燦爛庭前。姊妹爭妍而鬥豔。徘徊株下。主人惜玉而憐香。正當累土培根。方擬鳩工而作架。何來暴客紛紛。結黨擢殘。更有頑童。旦日踰牆攀折。豈是飄零風雨。妝洗西施。胡爲剪伐甘棠。毒流南國。允宜拘此害苗之莠。安可寬夫鑽刺之刑。仰花縣斬彼根株。命園丁除其萌蘖。雖然案牘旁形。亦屬衙齋佳話。

老夫少妻之諧判

張船山

照得三十而娶。古禮爲昭。畢世不婚。人情何在。或驅車遠役。致羈跨鳳之期。或改絃更張。重譜求凰之調。思染烏鬢以媚內。無如明鏡笑人。欲加精力以求歡。全仗醫方助我。未能忘情。正值破瓜之日。卽曰善戰。已當天命之年。老新郎不堪強項。曲意逢迎。好女子何必含顰。一心順受。用問罪於月老。俾雪

恨於嫦娥此判。

少夫老妻之諧判

張船山

照得婦人無子。七出有條。童子何知。齊眉妄說。只緣迨其吉兮。標梅致歎。若能漸入佳境。食蔗何妨。良朋見面。錯將慈母之稱。鄰媼談心。羞聽娘行之語。未肯塗脂抹粉。固爾老成。若論齒豁頭童。難乎老醜。仙杵懸而無用。蚌胎結以何年。主持中饋。俾操井臼之勞。疇彼小星。另覓閨房之樂。各無異言。斯爲允斷此判。

翁戲子妾之諧判

端午橋

好色原關天性。儘可問柳尋花。見女而起淫心。當顧尊卑長幼。所以法定殺人者死。惟拒奸者殊科律。訂弑父者刑。獨犯姦者別論。蓋以之防獸行。勵風化也。楊某枉爲翰苑清才。新擢黃堂太守。治民之政聲未著。亂倫之穢德先彰。老悖不仁。忽萌聚麀之想。妄行無忌。謬賡新臺之章。當小媳初試蘭湯。羅襦盡解。而阿翁竟入閨闥。簾幙扯除。此時試浴美人。一絲未挂。無地可容。兩

煩暈羞奪門而遁。楊某睹此出水芙蓉，遠勝籠烟芍藥。情不自禁，妄加非禮。強親櫻口，被齧髡唇。一則鮮血直流，一則嬌聲極喚。離婢聞聲奔視，乃翁潛地脫逃。楊子聞知，憤無可洩。公庭面稟，罪實難寬。祇因名宦家風，不忍醜聲遠播。某宜卽離家赴任，以避子嗔媳怒可也。此批。

妻妾爭寵之諧判

勘得金屋藏嬌，人生樂事。後庭度曲，絕世風流。始也得隴望蜀，心則太奢。繼也逐北征南，力有不足。洞口桃開，無復漁舟問訊。爐中丹冷，空勞繡被薰香。此所以內外交疑，而爭端百出也。打草驚蛇，活孤孀徒自苦耳。守株待兔，喜菩薩善自圖。之家主不善於調停，閹割敢貽夫後悔。此判。

兄私弟婦之諧判

勘得古有行之推梨讓棗，此何事也。李代桃僵，窄襟短袖，固由冶容取憐。飲糟啜餉，未免篤倫太甚。白璧本有微瑕，一誤再誤。狡兔那無三窟，何去何從。豈阿况老而無妻，急不暇擇。抑乃弟幼而盜嫂，過以相償。總之淫惡實大德。

繆蓮仙

繆蓮仙

之踰。兄弟忝同胞之愛。此判。

刀筆精華錄

卷四 民刑判詞

我有筆如刀室主編

債務糾葛之判決書

沈義和何慶麟因請求清償債務涉訟。慶麟不服上海租界臨時法院於中華民國十七年六月十九日所為第一審判決。因請律師提起上訴。此上海租界上訴院之民事判決書也。

主文

上訴駁回

上訴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

上訴人聲明請為撤銷原判決。駁回被上訴人第一審請求之判決。其主張

事實。略謂上訴人菜社。每日用肉。均由被上訴人包送。交易已九年之久。共計價洋十六萬元有奇。所欠三千餘元。乃歷年尾欠。依商家慣例。本可抹除。去年冬月間。被上訴人曾向上訴人要求如此。後現洋交易。此款准即取消。故至此以後。每日取肉當晚即行付欵。有所立貨摺可查。且上訴人菜社虧負外債。不止被上訴人一家。前經債權人公議。共同維持前欠。作為拋棄。亦有所派監督營業之賬房王憶猛可證。被上訴人就已取消之債務復行控追。原審未能覺察。竟判令償還。殊難甘服等語。被上訴人主張略謂所求償之內價。乃上年九十月間拖欠。並非歷年尾數。嗣因欠數已鉅。不能再有掛欠。故於冬月間要求每日付現。至以前欠欬。上訴人亦迭次約期清還。並無取銷之事。債權人會議。未邀被上訴人到場與聞。究竟有無其事。亦不得而知。應請駁回上訴等語。

理由

本院按金錢債權。不容有履行不能之觀念。故債務之應當清償者。除債權

人有特別之意思表示外。債務人不得以資力不充或其他理由。反平債權人之意思。而主張減免。或展緩。本件訟爭債款。關於數額兩造。並無爭執。惟據上訴人主張。乃逐年尾欠。被上訴人曾承認取銷。不應再行索償。第檢閱被上訴人提出之賬摺。該款之大部分。乃上年九十月間所拖欠。上訴人謂係歷年尾數。既屬無據。且要求減免。債務應得債權人之承諾。縱令尾欠有時可以取銷。而上訴人既不能證明被上訴人會有此意思表示。即不得主張其債務已經消滅。況據兩造所開賬單。自上年冬月現款交易後。逐月付欵。多有長餘。故上年十月終。原欠洋三千九百餘元。至本年三月。已減為三千八百餘元。雖所減為數無多。而在冬月以後。上訴人對於前欠。仍隨時給付。要可概見。是尤足證該債務依然存在。則其因約定現款交易。遂將前欠取消之主張。自屬不可憑信。至證人王憶猛所稱。各債權人會議。維持前欠。緩還各節。並不能證明已得被上訴人之同意。即使他債權人有此決議。要亦不能強令被上訴人受其拘束。原判命上訴人即為清償。並無不合上訴。

論旨均非有理。

據上論斷。本件上訴爲無理由。依修正前會審公廨民事訴訟律第一百零三條第一款。民事訴訟條例第一百零三條。特爲判決如主文。

上海租界上訴院民事庭

審判長推事胡詒穀

推事韓祖植

推事仇 預

中華民國十八年十月四日作成

交欵涉訟之判決書

江蘇上海地方法院民事判決十六年地字第三〇四號一七、一一送達
判決

原告 舒占元住勞勃生路一四五八號

右訴訟代理人 吳寶地律師

譚毅公律師

單毓華律師

被告卽反訴人

勞卜寶住南市豆市街晉泰祥豆米行

右訴訟代理人

吳麟坤律師

姚文壽律師

袁漢雲律師

王黼裳律師

右兩造爲交欵涉訟一案。本院審理判決如左。

主文

被告經理之晉泰祥。應償還原告之仁泰公司九八規元四萬兩。并應給付

自民國十六年陽歷十月十五日起至執行終了日止。按月九厘之利息。

原告假執行之聲請及被告之反訴均駁斥。

本案反訴訟費由被告經理之晉泰祥負擔。假執行聲請之費用由原告經

理之仁泰公司負擔。

事實

原告聲明。請判令被告償還九八規元四萬兩。并給付自本年陽歷十月十五日起至執行終了日止。按月九厘之利息。駁斥被告之反訴。訟費令被告負擔。關於判令被告償還之款。請予假執行其陳述事實略稱。原告係仁泰公司經理。與晉泰祥之經理。即被告。相識有年。本年十月十四日。被告函懇摃銀四萬兩。向中法工商銀行贖取洋米七千一百八十餘包之提單。即交作抵。倘無款取贖。恐被拍賣。原告信以為真。即於次日向春元衡九兩莊出立四萬兩莊票兩紙。隨卽交付。不料被告祇交來二千包之提單四紙。尙有五千包之提單。任催不交。茲反謂原告公司內向被告行內定米七百噸。一再展期不取。最後無期可展。乃交半價銀四萬兩。工商銀行以米價跌落。祇付二千包提單等語為抵塞。并提出原告於本年陰歷六月十三日作廢之成單為證。不知該成單之米。係被告向美德洋行所定。後因銀行不允作押。

匯將定單取消業由張福林霍爾士瓦斯證明。并查成單之日期及米價與被告交出二千包提單之日期及米價全不相符。顯係藉作廢成單以爲影射。至本案債額甚鉅。而保戶升泰號全部財產僅有一千四百兩。將來執行勢必異常困難。請予依法假執行等語。

被告聲名請駁斥原告之訴。與假執行之聲請。并依反訴聲明。判令原告之仁泰公司償還米款元八千七百〇五兩七錢二分二厘。及自本年陰曆十月十二日起至執行終了日止之遲延利息。訟費由原告負擔。其答辯陳述略稱。我於本年陽曆七月一日。(陰曆六月初三日)由武立侯經手定西貢米一千五百噸。內係賣與潘義泰七百噸。仁泰公司七百噸。其賣與仁泰公司者。當時依照米業仁穀公所定章填就三聯定單。除一聯存根外。其餘兩聯。由兩造互執。該單註明每百斤價銀六兩五錢八分。期訂陽曆七月十六號。由產地裝輪。後於陰曆七月十四日(陽曆八月十一日)到一萬零一百七十幾包。即於翌日以字條通知仁泰公司取米。他商請展期一月。出清屆

期又請展期一月。嗣後期限又滿。不能再展。乃付半價銀四萬兩。商請出米一半。不料工商銀行以米價跌落。只允付一千包之提單。被告遂將該提單交於原告。至晉泰祥向美德洋行定米一千三百噸。在七月十幾裏。是替杭州震大代買。後因貨不到。即行取消。其取消原因。美德洋行以押櫃開不出。曾經寫信把我。我也有信回覆。把他此項定米與向武立侯之定米截然兩事。有定單爲憑。如果謂該定單卽美德洋行之米。已經取消。何以定單未由原告收回。該原告又何肯付半價洋四萬兩。現查該米七百噸之價額。以每百斤六兩五錢八分計算。結至本年十月初一日止。計欠本利銀七萬八千五百八十九兩九錢五分二厘除收到四萬兩外。尙欠三萬八千七百〇五兩七錢二分二厘。應由原告之公司給付。將五千一百八十七包之提單取回。并給付自本年陰曆十月十二日起。至執行日止之遲延利息。至被告係晉泰祥經理。如加以假執行。嗣後必有不可計算之損害。請將假執行之聲。請駁斥等語。提出定單一紙。英文信稿二紙。英文合同一紙。爲證。

理由

本案先決問題爲晉泰祥與美德洋行定米之合同有無取消。如已取消。是否連仁泰公司向晉泰祥於本年陰曆六月十三日定米之定單亦一併取消。此點解決。而本案係爭之欵。是否爲抵欵。應由晉泰祥償還。抑爲米欵。應由仁泰公司照約履行之間題。自可迎刃而解。查晉泰祥於本年陽曆七月八日向美德洋行定米一千三百噸。已經訂立合同。嗣因該洋行不能開出押櫃。遂將合同取消。業經被告及霍爾士瓦斯供認在卷。（見本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筆錄）毋庸研究。應研究者。該合同內是否有七百噸米。由晉泰祥賣與仁泰公司。與之訂立本年陰曆六月十三日之定單。是已訊據被告所供。晉泰祥於本年陰曆六月間。向武立侯定米一千五百噸。內賣與仁泰公司與潘義泰各七百噸。其賣與仁泰公司者。即與之訂立陰曆六月十三日定單等語。查該定單所載。爲米七百噸。每百斤價元六兩五錢八分。長粒二成半。碎粒期訂陽曆七月十六號。產地裝輪核與晉泰祥向美德洋行定

米之洋文合同所載品類價額裝輪日期及成分。（合同載長粒西貢頭號米其中約有百分之二十五破粒字樣百分之二十五即係十分之二五）相同。反與該行與武立侯定米之訂約期間（武立侯供陽曆七月一日）米價（武立侯供每百斤六兩四錢五分）及裝輪日期（武立侯供第一批八月三日第二批八月十二日）全相刺謬。是該定單爲仁泰公司向晉泰祥所定（即係美德洋行之米）與被告行內向武立侯所定者截然兩事不能牽混。惟晉泰祥與美德洋行定米之合同業經取消有如上述。則該定單是否亦在取消之列。是在審查該定單之內容如何以爲判斷根據。查該定單內起首即批明安德洋行代單六字（安德洋行即美德洋行）係被告行內夥友寫錯（見被告本年十月十八日供詞）所謂代單者即以此單代理洋行定單之謂。其實際即與洋行出立之定單無異。故單內註明一切悉照後幅所訂規約辦理。察核後幅規約第四款載洋行定單章程載明如船內所裝之米（中略）或遲到或僅到一部分或全部可停頓。則應將本合同取消。

作廢。賣出人不負踐約責任等云。本公司同業自應查照辦等語。可知定米全部停頓。契約即行取消。規定於洋行定單章程。仁穀公^及所同業即根據該章程辦理。則此項定單當然亦在取消之列。然定單取消而定單之本身仍由被告行內執有未曾退還。是否可持爲廢約後損害賠償之憑據。此係另一問題。要不能認爲有效而令晉泰祥照約履行。乃被告辯稱安德洋行代單六字係原告說不要。故由我圈去。(見本年十一月四日筆錄)推其用意。以該字由原告授意圈去。則與該行定貨無關。自不受洋行定單章程之拘束。然查被告本年十一月廿六日所供。又稱定單上安德洋行是我所寫。本來所定貨有另外朋友要買。我想將安德洋行的賣把了。原告過了幾天。他說不要。所以圈脫等語。核與前供不符。則其前次所供原告授意云云。顯係任意捏造。準是以論。仁泰公司於本年陰曆六月十三日向被告行內所定之米既已取消。而被告行內向武立侯所定之米。又非仁泰公司所定。則仁泰公司對於該米毫無責任可言。豈能無故交歎於被告。據原告主張。被告

向原告商懇墊銀四萬兩。向中法工商銀行取去七百噸米之提單。即以作抵等語。自屬可信。乃被告取得該項墊款。僅交付原告二千包米之提單。原告恐債權受損。訴請返還墊款。并從墊款日起。按月九厘付息。至執行終了之日為止。尙無不合。本案係爭之款。既屬認定為抵款。則被告之反訴。當然無理由之可言。至原告聲請假執行部分。業據被告聲稱。如果假執行。日後必有不回復之損害。依照民訴條例第四百六十四條。礙難准許。爰判令被告行內抵用。仁泰公司九八規元四萬兩。如數償還。并應履行按月九厘之利息。被告反訴及原告假執行之聲請。既無理由。應予駁斥。訴訟費用。由原告公司負擔。外餘均依民事訴訟條例第九十七條。由被告經理之晉泰祥行內負擔。特為判決如主文。

中華民國十六年十二月廿四日

江蘇上海地方法院民一庭

推事簡 炳

書記管馮邦彥

梟兒弑父之判牘

張駕雲。工盤剝。善貿遷。設米肆于浦東三林塘。歷年居積。頗有資產。子欣生。沉浸煙賭。駕雲時呵斥之。欣生懟父甚。又以索錢不遂。因萌弑父之心。會有賭棍朱潮生。朱健臣與欣生善。間嘗白以己意。潮生健臣遂爲代購毒藥。要以巨金。囑欣生攜歸密置其父燕窩粥中而死之。旋朱潮生以欣生背約而告發。被處死刑。

查閱訴訟記錄。已死張駕雲。經原檢察廳檢骨斷定。其係生前因毒身死。張欣生於驗明中毒後。卽將朱潮生如何因誘賭勸令毒父。如何令幼女秋林先後來叫。當同朱健臣立給六百元許。據。旋又交與白粉一包。嗣復一再催促下手。及至前年臘月二十七日早晨。如何將白粉置之燕窩粥內。伊父食後。如何嘔吐。卽於當夜身死。事後如何經朱潮生等催款。交與朱潮生洋三百元。言之歷歷如繪。其在豫審中。迭供亦無異辭。合以其母康氏供稱。當日

張駕雲嘔吐情形。張駕雲之死。由於中毒。而中毒由張欣生所下。已屬毫無
疑義。朱健臣於偵查以後。雖否認買毒藥之事。然或供由張欣生自買。或供
係朱潮生代買。既已前後不符。況其警所之供。已自承有買藥之事。雖據辯
稱毒狗。然又探聞張欣生想藥死伊父。我欲索回原藥。嗣將張欣生尋到。立
有筆據一紙。詎料事已做成。錢則不給。嗣經索取。迭次收到洋元等語。朱潮
生所呈交產過割字樣。核其筆迹。又與朱健臣筆迹無殊。該據上復明明有
賠償藥本之語。則張欣生所下之毒。確由朱健臣代買。且明知係供毒父之
用。亦屬顯而易見。朱潮生呈出抄錄張欣生許據。上載中人爲孫慕賢。查孫
慕賢既確有其人。且在三林塘居住。乃朱潮生於偵查中一再供稱實無其
人。其有所隱避。已可想而知。卽張欣生朱健臣一致供稱。原中係朱潮生自屬
可信。況原據一紙。附據稱已交還張欣生。且又迭次稱沒有人見。張欣生復
極端否認。如果朱潮生僅於此事後出任調人。與殺人之舉。並無關係。則何
所忌憚。而不將原據呈案。此中情事。亦自瞭然。則知張欣生所爲不利自己。

之供。於朱潮生教唆殺父始末。前後並無異致者。其非出於誣扳亦可斷定。再據張欣生供稱。朱潮生茶店前樓住家眷。並設煙舖二三張。後樓設有賭桌三四張。麻雀骰子牌九都有。朱健臣供稱。我是吸鴉片煙的。去年七八月間。我在朱潮生樓上吸煙。朱潮生樓上有牌九麻雀。並有抽頭的。我賣給張欣生煙膏四五百盒。計洋兩角一盒。朱潮生供稱。我茶樓上只有二具麻雀牌。十箇銅板抽一箇銅板的頭。我因單賣茶不夠開支。還有一張寶桌。骰子盆一箇等語。合以原檢察廳在朱潮生樓上搜出之骰子盆及煙灰等物。則朱健臣販賣及吸食鴉片煙。朱潮生開設館舍。供人吸食鴉片煙。並聚衆開設賭場營利各事實。亦屬供證確鑿。絕無翻異餘地。原審因張欣生就殺尊親屬罪刑部分。聲明控訴。認第一審判決適用刑律第三百十二條第三百三十一條第四十六條。並與所處張欣生吸食鴉片煙罪刑。依第二十三條第一款。裁定死刑。褫奪公權全部終身。爲無不合。將張欣生之控訴駁回。自屬允協。並認第一審判決於朱健臣殺人部份。適用刑律第三十一條第

一項第三百十一條論罪。又於其販賣並吸食鴉片煙各部份適用刑律第二百六十六條第二百七一條第二十三條分別論罪科刑爲無錯誤。復以第一審判決於朱潮生殺人部分適用刑律第三十一條第一項律以事前帮助殺人之罪爲有未是改依刑律第三十條第一項第三百十一條論罪。因之於其開設館舍供人吸食鴉片煙並聚衆開設賭場營利各部分亦改依刑律第二百六十九條第二百七十八條第二百八十二條第四十六條第三十三條分別論罪科刑。又扣押在案之骰子盆兩只。煙灰一包。改依刑律第四十八條沒收。法律之見解亦無不合。張欣生上告意旨乃稱自白係由誤解。檢驗結果已與自白不符。原判所憑物證人證均非真實。朱健臣上告意旨於販賣鴉片煙吸食鴉片煙部分並未置辯。於殺人部分乃稱警所口供。原不足據。許據並非張欣生交於自己。過割據亦屬僞造。張欣生朱健臣辯護人追加意旨則稱檢驗結果殊不可信。自白遠於人情。張欣生毒父旣有可疑。朱健臣責任更屬難定。朱潮生上告意旨乃稱自己係於事後

與聞索欵。張欣生之自白。係屬誣扳。分厘烟灰。何能供給顧客。不全賭具。亦祇供娛樂之用。並無聚賭營利之自白。其辯護人追加意旨。雖臚列多點。然亦不過就上告意旨推闡其說。均難認為有理由。惟查朱健臣事前幫助殺人。與朱潮生教唆殺人。其均有預謀情形。至為明顯。第一審判決於朱健臣殺人。既未通同呈准科刑標準條例第一條第一款科刑。原審不予糾正。又於改處朱潮生教唆殺人罪後。亦未適用同條例同案款科刑。均屬違法。依以上論結。原判及第一審判決。關於朱健臣殺人罪刑及執行刑。並原判關於朱健臣殺人罪刑及執行刑之部分。均撤銷。上告人朱健臣殺人之所為。應依刑律第三十一條第一項第三十三條第二項第三百十一條。呈准科刑標準條例第二條第一款。合以原處販賣鴉片煙及吸食鴉片煙各罪刑。並依律第九條前段第二十三條第二項第三百十一條。呈准科刑標準條例第二條第一款。合以原處開設館舍供人吸食鴉片及聚衆開設賭場營利各罪刑。於主刑應依刑律第九條前段第二十三條第一款前段處斷。其

他部份之上告無理由。應即駁回。又本件上告合於本院現行書面審理之
事例。故諮詢總檢察廳檢察官翁敬棠之意見。用書面審理。

主僕成姦之判決書

(2) 最高法院判決書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十八年上字二八七號

上訴人 陸根榮 男 二十三歲

選任辯護人 宋銘勳律師

右上訴人因略誘竊盜案不服江蘇高等法院民國十七年十月二十七日
第二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左

主文

原判決撤銷發回江蘇高等法院更為審判

理由

查閱卷宗。上訴人與黃朱氏之女黃慧如通姦同逃。固為上訴人所不爭之。

事實。唯原判決認為圖姦略誘，係以上訴人未將家內已有妻室告知黃慧如。先以詐術誘姦，致令失身，以爲拐取手段，爲唯一論據。但查上訴人之通姦事，在上年舊歷正月，與黃慧如同逃，則在舊歷六月，據黃慧如在第一審供稱，我因看他良心好，所以同他妍的出來，也是我的意思。因爲我有喜出來的。他並沒有叫我跟他走的。又在原審供稱，他來還舖蓋，聽女用人說他要走了。我就下樓去，在客堂裏遇見他的。我要同他一道走，他不肯。他始終沒有允許。十三日我自己僱的汽車到的吳淞，住王家三四天。經詰以『他家裏已有妻室，你知道麼？』答稱，知道的是他後來告訴過我的。我要跟他。他說一個女人養不好，養不起兩個。又詰以『這話是什麼時候說的？』答稱，『五月底他對我說的。因爲我一定要跟他走，他說的。』又詰以『你今年正月間曉得麼？』復據答稱，『我已經曉得了的。』各等語，是其通姦係單純爲性感之衝動，而同逃乃別有特別之原因，不能謂其行姦以前，即已預存拐意。姑無論上訴人是否五月底始向告知家有妻室，或黃慧如已於

正月間卽已知其有妻而略誘罪之詐術手段必以積極的行其機詐之方畧致使被害人陷於意思之錯誤爲條件上訴人所稱我有女人未娶云云是否虛僞尙未證明縱其已娶而僅未以有妻相告並無何種設計捏造其無妻之事實以爲欺騙自亦不得遽謂爲行詐况黃慧如於正月間卽已知其有妻五月底上訴復以養不起兩人之語告之迨至六月始由黃慧如商允同逃徵之前敘黃慧如之供述旣已確而有徵原審認定數月以前之通姦爲誘姦遂推定數月以後之同逃爲略誘按之全案記錄尙乏適當之證明自非發回更求確證以資認定不足以昭折服且上訴人迭次詞狀均稱黃慧如願嫁爲妻黃慧如亦承認曾給戒指並在偵查中述稱我預備跟他的原判事實且經敘明黃慧如聲言願嫁爲妻如果基於結婚之目的則拐取之手段縱施詐術而其母若兄告訴之效力亦應受刑法第三百二十二條第二項之限制就黃慧如到案以後所有供述對於上訴人多方廻護之情形觀之其於黃朱氏母子之告訴是否違反其意思亦堪審究更審之時。

亦應注意及之。至於幫助竊盜部分。據黃朱氏供稱。陸根榮於六月十二日走出我檢點東西。知道首飾匣不見。詰問慧如。他說是陸根榮拿出去的。黃慧如在第一審供稱。東西是十二下半天帶出來的。陸根榮是十二日這天出來各等語。參以上訴人在偵查中承認帶出來三隻箱。他（指黃慧如）二隻我一隻各情。其犯罪嫌疑固所難免。唯刑法第四十四條第一項係以與正犯有共同之認識而幫助實施爲要件。若於正犯之犯罪無合同之意思。或於正犯犯罪已經完成而僅止事後加功者。即不能謂有共犯之關係。上訴人在偵查中供稱首飾是小姐於十三日自己帶出來的。其在兩審所供無異。黃慧如亦謂東西是十三日我帶出去的。（見偵查筆錄）並謂陸根榮是十二這天出來拿了他自己幾件衣服。一隻皮夾走的。東西都是我十三早上走的時候自己帶走沒有叫他帶的。（見一審筆錄）原審一再究詰。矢口不移。且稱箱子等件東西是我十三日坐汽車拿去的。他（指上訴人）只知道是穿的平常衣服。亦不知道有首飾等語。其於黃慧如竊盜行爲完成。

以前有無犯意之聯絡。事實上尙無確切之證明。黃朱氏既於其女出走之前一日詢知首飾盒爲上訴人拿去。何以不卽追究。次晨其女開門出走之時既又急忙追趕不及。又何以爲知空手而行。按之情理殊不近情。原審據以認定上訴人卽於十二日幫同攜出已嫌率斷。且於上訴人曾否明知箱內所存者爲黃慧如行竊之物。抑如黃慧如所述只知道是穿的平常衣服。復未詳予推求明確。本院自無從遽爲法律上之判斷。上訴意旨及辯護意旨指摘原判認證之不當。自非全無理由。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四百零九條第一項第四百十三條判決如主文。